

古清涼傳

廣清涼傳

續清涼傳

五臺山清涼傳總目

古清涼上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古清涼下 遊札感通一 文流雜述

廣清涼上 善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善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壁右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所七

廣清涼中 善薩化身爲貧女一 天女三昧姑二

一塑真容菩薩三 牛雲和尚求聰明四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五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六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七 道義和尚入化金闍寺八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九 亡身徇道僧俗十

州牧宰官歸信十一 高德僧事跡十二

廣清涼下 高德僧事跡之餘一 高德尼事跡二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三 靈異纂本四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証五

續清涼上 清涼山賦并五頂臺詩

續清涼下 無盡居士張商英天覺述

釋迦佛賦 釋迦如來成道記

崇教事跡

補陀傳 自在功德品第一 洞宇封域品第二

應感祥瑞品第三 與達沾華品第四 附錄第五

觀音大士讚第六 名賢詩詠第七 戎唱讚

古寺記傳卷上

唐朝 藍谷 沙門 慧祥 撰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立名標化一

謹按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有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丈殊師利有一萬等菩薩常為說法余每覽此土名山雖嵩岱作鎮蓬瀛仙窟皆編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於金口傳之寶藏宅萬聖而敷化自五印而飛聲方持此跡美曜靈山利周賢劫豈常篇之所紀同年而語哉今山上有清涼寺下有五臺縣清涼府此實當可為

龜鑑矣一名五臺山其中五山高聳頂上並不生林  
木事同積土故謂之臺也酈元水經云其山五嶽巍  
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峯晉永嘉三年鴈門郡後

晉書  
襄公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步驟而不  
返遂寧居山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  
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爲仙者之都矣仙經云五臺  
山名爲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旌異記云鴈門有  
五臺山形有五峙一臺常晦不甚分明天清雲散  
有時而出括地志云其山脅盤秀峙曲徑萦纡靈巖  
神峻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崇玄之流及  
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遊

山者往而不返集記者曰文殊師利者蓋法身之大  
士也先成正覺名龍種尊名歡喜藏亦號普見如來  
今以方便力現爲菩薩所以對揚聖衆攝濟群蒙鞭  
其役者驅之彼岸詳乎道也識智無以造其源談乎  
跡也名數不可階其極但以迷徒長寢莫能自悟遂  
使俯降慈悲見茲忍土仕持古佛之法常居清涼之  
地表跡臨機娛我舍識般泥洹經云若但聞名者除  
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禮拜者恒生佛家若稱名字  
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若有宿障夢中得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墮惡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諸子何可  
忘懷但博望張騫尋河源於天姥沙門法顯求正覺

於竺乾況乃咫尺神州榆楊視聽其來往也不移於  
晦望其陟降也匪勞於信宿豈可不暫策昏心聊揮  
懈足歷此微欵爲覺路之津乎或問大聖化物理應  
平等正宜周旋億刹何乃滯此一方乎答曰誠如來  
旨誠如來旨但具三緣湏居此地一是往古諸佛展  
轉住持二使無忘下愚專心有在三爲此處根熟堪  
受見聞余謂柳楊之道如斯而已矣

封域里數二

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忻管山頂至  
州城東南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嶽右接天池南屬  
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若乃崇嵒

壘嶂清谷飛泉觸石吐雲即松成蓋者數以千計其  
霜雪夏凝涇霧常積人獸之不可觸涉者亦往往而  
在焉登中臺之上極目四周唯恒岳居其次自餘之  
山谷莫不迤邐如清勝也

中臺高四十里頂高地平周迴六里零二百步稍近  
西北有太華泉亦名池也周迴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  
後感者或深或淺不同其水清澈凝映未嘗減竭皆  
以爲聖人盥漱之處故往還者多以香花財賄投之  
供養臺頂四畔各二里絕無樹木唯有細草蘚苔靡  
存焉諸臺無樹有草例皆准此酈元水經注云東峽  
谷水源出中臺其水衆溪競發控於群川亂流西南

經西臺之山歷東峩谷謂之東峩谷

東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周迴三里去中臺太華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記言諸臺高下遠近里數多相乖越蓋是取道不同或指臺有異今聊據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東臺先從中臺經北臺而過中間但乘崗嶧不阻漢澗頂上無水唯有亂石小柏谷水出此臺下北注滹沱音其山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州行唐縣界翻嶺山東相連恒岳西北赴十三里連入繁峙縣界大柏谷

西臺高三十五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有水東去太華泉四里其山西北延三十里入繁峙縣界西峩谷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上地平周廻二里無水北去太  
華泉八十里南有漢水源出此山發源東南亂流入  
東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連五臺縣界當巖巖寺  
北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三里南去太華泉十二  
里頂上往往有磊落石叢石澗冽水不流其山正北  
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柏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  
流注滹沱山海經云泰岱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  
注云今滹沱出鴈門齒城縣南武夫山括地志云泰  
岱武夫即一山也今名孤峰山即在臺東去繁峙縣

九十里

古今勝跡三

自周穆遇化人之後漢武得金神已前去緒昭乾父  
形於簡牘矣但以秦正肆虐焚燒詩書遂使妙業真  
乘與時而替泊顯宗感夢波瀾斯盛浹寰瀛而啓路  
架日月以爭輝偉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齊高氏  
深弘像教宇內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伽藍數過二百  
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衆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  
仙居靈蹕故觸地而繁矣遭周武滅法釋迦凌遲芳  
微盛軌湮淪殆盡自非神明支持罕有僕存者也今  
之所錄蓋是其徒至於真沒凋殘可謂長太息矣其  
有修建塔廟造立尊儀景業可稱事緣弘替者雖非  
往古並即而次之

中臺上有舊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  
小石塔數十枚並多頽毀今有連基壘石室二枚  
方三丈餘高一丈五尺東屋石文殊師利立像一高  
如人等西屋有石弥勒坐像一稍減東者其二屋內  
花燭供養之具既薦受用之資莫不鮮焉即慈恩寺  
沙門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師玄奘之上足以  
咸亨四年與白黑五百餘人往而修焉或聞殊香之  
氣鐘磬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復造鐵浮圖一高丈餘  
送至五臺首置於石室之間南有故碑二見今已倒  
抑文字磨滅維餘微映余洗而視之竟不識一字一  
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長史張備所立相傳云備

曾遊山感聖遂立此碑以述微緒將七百餘人刊之  
登臺堅焉從此東南行尋嶺漸下三十餘里至大孚  
圖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遊止具奉聖儀爰發  
聖心創茲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  
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壝  
彝第猶存括地志以孚爲鋪高僧傳以孚爲布斯皆  
傳錄之謬也然此山諸處聖跡良多至於感激心靈  
未有如此也故前後經斯地者雖庸識鄙心無不懇  
惻沾襟咸思改勗其二堂之下不容凡止昔有僧於  
東堂夜宿端坐誦經忽覺扶擲墜之東澗自茲厥後  
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弥每聞宿德詣有靈隱

遂相將巖谷訪覓莫得逢遇已四五日喉糧欲盡尋路將歸至一馬嶺息於樹下須臾見一肥黑人公嶺而上沙弥叩頭作禮喚言聖者見遺道術此人旨云我待明日更來爾等且向東山松樹下待之若見入穴者求之自得便下嶺南去沙弥尋嶺至東山下得一大樹其樹腹空如門戶視下有冥沙弥樹傍竚立日午後雲間飄然如疋帛下落樹前乃一丈夫也散髮高耳色若桃花徑入松穴沙弥等不敢近之憇悅相視一人云據穴口待出以死拘之良久其人纔出沙弥急抱餘者禮拜乞恩此人極怒罵云癡頑物何不放我卒不開言沙弥放之騰空而去於是相將尋

西歸至昨日值肥人之所忽見此人復披林上嶺述  
謂沙弥曰伊更作何言報云極嗔無語肥人笑曰嘗  
酒來飲爾令惱之慎不復來急取伊酒好飲言訖北  
下沙弥依語入穴有磴直下可二丈許平行北下即  
是白石遍穴光明如晝有一銀瓮以銀盤蓋之上有  
銀盤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間之味沙弥飲之僅得出  
穴沙弥悉醉比覺口外各有細虫如馬尾友橫無數  
於是顏色鮮澤氣力兼倍還寺數朝一時而失

寺南有花園可二三頃許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  
晃曜狀同野錦即魏孝文之所種也土俗云其花夏  
中稍茂蓋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時俱發經停七

日颯爾齊凋但以幽險難尋故使見之者寡矣括地  
志謂之花園云靈草繡林異種殊名鳥獸馴良任真  
不撓信爲佳景也從花園南行二里餘有梵仙山亦  
名仙花山從地際極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間照爛傳  
云昔有人於此餌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爲目也今  
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殷甄萬福乘驛向此山採菊  
大孚寺東北二百步有五臺祠祠隋末火燒雖有嚴  
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燒身寺其震先有育王古  
塔至北齊初年第三王子於此求文殊師利竟不得  
見乃於塔前燒身供養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閻豎  
劉謙之自慨刑餘又感王子燒身之事遂奏訖入山

修道勑許之力於此處轉誦華嚴經三七行道折見文殊師利遂獲真應還復根形因便悟解乃著華嚴論六百卷論綜終始還以奏問高祖敬信曰此更增常日講華嚴一篇于時寂盛昔元魏熙寧元年有懸菴山沙門靈辯頂戴此經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感悟乃同曉茲典著論一百卷時孝明皇帝請於武乾殿敷揚與百寮輔名僧皆從北面法師以正光三年正月而卒時年三十有六豈非精進所致異世同塵哉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北臺南東臺西三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金

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供養之具多歲於此按祇  
祇圖云祇洹內有天樂一部七寶所成箋曰又按靈  
跡記云此樂是楞伽山羅刹鬼王所造將獻迦葉佛  
以為供養迦葉佛滅後文殊師利將往清涼山金剛  
窟中釋迦佛出時却將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師利  
還將入清涼山金剛窟內又有銀箜篌有銀天人坐  
七寶花上彈此箜篌又有迦葉佛時金紙銀書大毘  
奈耶藏銀紙金書修多羅藏佛滅後文殊並將往清  
涼山金剛窟中

昔高齊王時大孚寺僧禪雲俗姓周氏不知何許人  
年數歲而出家初依昇州僧統釋靈訓爲弟子統欲

觀其宿習便以大乘藏經任其探取力得涅槃因含  
誦之未涉暮年一部斯畢日誦一遍以為常准既聞  
此山靈乃往居之後於寺南見數十餘人皆長丈許  
中有一人威稜寂威直來迎接頂禮云請師行道七  
日雲曰不審檀越何人家在何處曰弟子是此山神  
住金剛窟於是將雲北行至數里見宮殿園林並飾  
以朱碧雲乃居之誦經其聲流亮響滿宮空誦經訖  
神以懷其珍物奉施於雲雲不肯受神固請納之雲  
曰貧道患比微生不得長壽以修道業檀越必不遺  
願賜神靈之藥神曰斯亦可耳即取藥一丸大如棗  
許色白如練奉之雲受已便服還獲登仙還經師所

陳謝而去

中臺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臺者常遊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有房宇厨帳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於此修立擬登臺道俗往來体憩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十七出家徑登此山禮拜忻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安措然其道業純粹精苦絕倫景行所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

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叅玄化千里已來莫不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餽毳以供其福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未由曲盡以咸亨四年終於石

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秉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  
見之矣石堂之東南相去數里別有小峯上有清淳  
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

東臺亦有疊石塔高六七丈中有文殊師利像臺之  
東連恒岳中間幽曠人跡罕至古老相傳云多有隱  
者余常行至臺之東北遇會一人問其古跡彼乃以  
手指臺岳兩間曰昔時因獵經至臺東忽見茂林花  
果十餘頃及後重尋莫知其處且諸臺之中此臺最  
遠其間山谷轉狀故見者亡失所懷禮謁之徒多不  
能至

昔有一僧遊山禮拜到中臺上欲向東臺進見數十

大蟲迎前而進其僧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而祥雲  
鬱勃生其左右顧盼之間冥如閉目遂深懷大怖慨  
恨而返余與梵僧釋迦賓多登中臺之上多羅初云  
必去後竟不行余以為聖者多居其內矣

西臺畧無可述臺之西有秘慶窟者昔高齊之代有  
比丘尼洪祕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置俗自遠居  
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  
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窟焉余曾與二三  
遺俗故往尋之觀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觀也窟之東  
西壁立數千丈石文五色艳似朝霞有松樹數行植  
根窟腹於是兩邊漸降合於西面中間一路縫可容

身自餘天然狀如城郭而佛堂易宇猶有數間禪誦  
之跡足使觀者興懷耳

南臺靈境寂寞故人罕經馬臺而有佛光山下有佛  
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間尊儀肅穆  
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開運正教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時五  
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此有終焉之志遂再加修  
理禪師俗姓邢氏本土人也馳馬之歲即預出家宿  
植德本早懷津問初從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禪師  
所詢求定驗超亦道隣將聖妙盡還源而內蘊知人  
特賜殊禮告衆曰解脫禪習冲明非爾徒所及勿同

常輒令其執僧役也炎涼未幾遂返故居自爾常誦  
法華并作佛光等觀脫數往大孚寺追尋文殊師利  
於東臺之左再三逢遇初則禮已尋失後則親承音  
訓語脫云汝今何須親禮於我可自悔責必悟解耳  
脫敬承聖旨因自內尋力悟無生煥增法喜遂慨然  
獨善思懷曠濟祈誠大覺請謹此心乃感諸佛現身  
同聲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  
得若能開曉此疾眼一切諸佛皆隨喜  
脫又問空中曰寂滅之法若為可說得教人耶諸佛  
即隱但有聲曰方便智為燈照見心境界  
欲究真法性一切無所見

又曾本州都督請傳香戒法化已畢將事東歸都督  
并及僧徒送至城東首日時向暮脫自念不得燒香  
供養踧踖慚愧遂聞城頭有聲曰

合掌為花鬘 身為供養具 善心真實香  
讚歎香煙布 諸佛聞此香 一時來相度  
衆等勤精進 終不相疑悞

時脫既聞此聲亦加勇猛自爾之後證入逾深高山  
景行是焉攸属漢曰按別傳云解脫禪師既蒙大聖  
指示心印乃謙卑自收專精侍衆厥後大聖躬臨試  
驗脫每清旦為衆營粥大聖忽現於前脫殊不顧視  
大聖警曰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脫應聲曰文殊自文

殊解脫自解脫大聖審其真悟還隱不現於是遠近  
輻湊請益如流咨承教誨日盈萬指師之德業如慶  
雲之庇於八方若甘雨之潤於百穀四方衲子無不  
瞻依師凡激勵於人唯嚴唯謹彼時未成叢席故露  
坐者多遠使瓶鉢繩床映牖林藪俯徇善誘隨事指  
撝務攻其所疾畧無常準故遊門之士莫能窺其庭  
奧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學成禪業者將千餘人  
自外希風景澈波瀾復過數倍念尋傳記多見古人  
雖衡岳惠思十信顯其高位台山智者五品標其盛  
列至於奘訓門人使我生其羽翼者未有若斯之盛  
也自非行位超絕俯跡同凡必是大聖潛通照其弘

誘耳故恒寄之西清涼東南之隅有清信女患目盲常獨山居心祈文殊師利聖者晝夜精懃至誠懸禱感聖加被遂得重明後不知其所終又恒州土俗五十餘人六齋之日常賚花香珍味來就奉獻文殊師利及萬善薩年年無替又捨珍財選地建寺文石刻銘至今猶在元魏沙門釋曇鸞本鴈門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結草爲庵心祈真境既而備觀聖賢因即出家其地即鸞公所止之處也後人廣其遺址重立寺焉今房屋十間像設嚴整又水瓜谷西十五里有公主寺基域見在未詳其致焉

李鑒

古清涼傳卷下

唐朝

蘇公

沙門

慧祥

撰

遊禮感通四

支流雜述五

余幼尚異稟長而彌篤每聞殊方之唱輒慷慨興懷  
孰謂一朝翻然自致滅矣遂得攬櫟木啓荒藜脣蹇  
忘疲直登中臺之首於是俯瞰萬物傍眺千里足踏  
風雷之上志擬霄漢之中忽然若捨其浮生迢迢  
似凌乎天庭始悟狀觀之洵思小大之傾者雖未覩  
王山九層之妙鷲峰鷄足之美內撫微躬亦何幸之  
多也豈徒千載之一遇故乃萬劫之稀逢耳但玄樞  
難兆幽闢罕聞苟在未晤雖近而遐瞻望神京不能

無憲然承近古已來遊此山者多矣至於群錄鮮見  
倫通良以時無好事故使芳塵委絕不存遠大後生  
何仰焉且如晏靜臺遷惠安惠璣墨繹門鳩鷺寶地  
芝蘭俱登臺首幾聞誌記自余湮沒者胡可言哉所  
以拾遺文詳求耳目庶思齊之士彙征同往又按  
別傳云文殊師利周宇文時化作梵僧而來此土云  
訪聖迹欲詣清涼山文殊師利住處於時智猛法師  
乃問其事輒伸啓請俄失梵僧似曉勵群蒙令生  
渴仰若篤信神通者豈遠乎哉齊定州僧明勣未詳  
何處人也少懷倜儻志槩凝峻承聞此山神秀文殊  
所居彌縫負笈杖錫而至凡事幽深靡不畢造唯覓

文殊師利未經數日遇一異僧狀同其志亦舉根杖  
錫云覓文殊偶然一處忽爾相見於是明暉即禮異  
僧異僧亦禮明暉各云大聖太聖願見救度如此之  
俱困而乃止始問訊方俗各述所居最遂無發而忻  
得同志相隨登陟經於三日至東臺東南見一故屋  
中有數僧並威儀踈野容貌羸陋異僧初不致敬火  
亦明最慢之既接暄涼投中寄宿尔夜異僧暴疾因  
篤難堪便利狀席臭穢無已但云我病因如此之聲  
未常斷絕乃相勸出山因離其處行百餘步住屋異  
僧倏焉俱失暉方悟聖人慨其愚暗崩號慟絕幾至  
滅身懇款旬餘更無所見還歸本住向名德叙之識

者告曰我病困者道汝我人之病困也汝當覺之必  
蒙度脫勦乃將遵聖誨謙卑自守縱遇童謫敬接無  
虧每輒思之流淚終日年七十餘終於所居

周沙門未詳其氏諱卽前娑婆寺主明禪師之師也  
少年出家遊歷明山禪習為業晚到五臺山與明俱  
正娑婆寺後持明尋求聖跡往東臺東花林山至一  
名谷且入深山忽見石臼如新搗藥傍有木杵有藥  
香師告明日我今求此聖得鄰湏臾間有二人至形  
容偉大長眉披髮因頂禮捧足請救危厄仙人曰我  
共衆議詳審汝行乃北行二十餘步二人遂去良久  
更有一人來只云汝來已允可遂我行至一石邊回

顧語沙彌曰汝可徐行勿驚清衆言訖忽見茂林清  
泉名花異果廊廡交映樓臺間出鮮茂照爛狀若天  
宮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儀容溫穆對坐談笑明師  
步步修敬徐面直進彼問曰汝從何來能至我所然  
此間清淨果地不宜小兒汝送沙彌令出城外方來  
相見明師敬諾承命送出沙彌自忻多幸方思啓問  
未行數步忽若有忘徘徊四望都無所見唯高山巨  
谷蟠木秀林而已師謂明曰此汝無福其若是乎乃  
尋路而歸倍加懇願年八十有四卒於娑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深最為精懇  
到年十六七時曾遊代郡道遇沙門年可五六自

稱海雲與之談叙因謂曰兒能誦經否答曰誠其本  
心雲即將向臺山至一住處見三草屋纔可容身乃  
於中止教誦法華經在外乞求給其衣食節屢見胡  
僧來至與師言笑終日歸去後雲輒問識向胡僧否  
曰不識雲貌似戲言曰是文殊師利菩薩節雖頓承  
此告未晤其旨後忍使節下山就村取物仍識之曰  
夫女人者衆惡之本壞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間  
宜其深慎節敬諾受教下山中路見一女人年十四  
五衣服鮮華姿容雅麗乘一白馬直取其前叩首向  
節曰身有急患要湏下乘馬好跳躍制不自由希君  
扶接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竟不回顧女亦追尋數

里苦切其辭節執志如初俄而致矣既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然此是文殊菩薩汝尚不悟猶謂戲言然於此誦經九歷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熟後聞長安度人心希刷落晨昏方便諸師欲去師曰汝誦得法華經火乘種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當詢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卧倫禪師節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倫所倫曰汝從何來答曰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答曰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比丘即是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祈禮第三大善知識汝何以弃此聖人千劫万劫無由一

遇何其悞也節乃悟由來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眷由希再覩遂辭倫返迹日夜奔馳及至故廬都無所見

釋普明俗姓趙濟州人也年三十出家止泰山靈邑寺每聞清涼瑞像乃不遠而來遊於南臺之北鑿龕修業忽遇一僧姿形佛盛來共談展因問其所住答在此北邊耳遂共論生死難度煩惱難調言甚垢至紙云努力努力既別而去時每數來方便周旋唯存誠勗後有群賊四五人倏然劫奪繯身略盡明日怡然初無懼情賊去其僧還至明向叔之彈指稱善曰努力努力未經少時有二虎哮吼直入庵內明亦鎮

懷不動次兩日彼僧又來明以情告僧甚喜躍然意  
望懇懃復言努力努力更得月許忽風雪飄駁俄深  
數尺凝寒猛烈特異於常日暮有一婦人儀容婉嚴  
告明日寒苦之甚請寄龕中明遂憫而許之彼衣疎  
薄又無茵蓐更深雪厚呻吟轉多告明求寄牀上明  
初不許比至三更其聲遂絕明以手撫之上下通冷  
線有氣息恐其致殞引使登床明解衣蓋及手足襪  
以煖之廣其全濟夜既深久明忽爲睡纏少尔而覺  
女乃通身溫適細滑非常明遂慾大內起便生惡念  
方欲摩摸彼已下牀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於是偏  
身汗爛百穴膿流眉毛鬚髮一時俱墮而疼痛辛苦

徹骨置心。見猿狹蛆。至滿室。明既獲斯苦。慨責無限。舉身投地。一叫而絕。少復醒悟。投池如前。悲泣哀號。聲終不絕。唯去大聖願捨愚蒙。聲聲相續。如此重悔。經二月餘。忽聞空中有聲曰。汝無禪行。不可度脫。賜汝長松服之。當為俗仙矣。明承斯告。雖慶所聞。但未識長松。弥加懇惻。後經七日。空又告曰。長松在汝庵前。並陳色貌。抹解之法。明依言取服。經三日。身瘡即愈。毛髮並生。姿顏日異。乃就娑婆寺僧明禪師所居。具陳其事焉。不允之間。遂化仙而去。

唐沙門釋曇韻。未詳其姓族。高陽人也。宿悟泡幻。辭親出家。退靜幽閑。彰乎幽巖。年十九。投恒岳之側。蒲

吾山精脩念慧後聞五臺山文殊所居古來諸僧多  
人祈請遂超然杖錫來詣清涼適至於山下聞殊音  
之無及到大孚寺見花園盛發又聞鐘磬之音忻暢  
本懷殊增慙仰於是住木瓜寺二十餘年單居務道  
然駁以危窯服唯敗衲地鋪草席更無薦席一器一  
食一受一味清真簡勵蓋難擬也後隨師南邁終西  
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即正觀十六年也

釋昭隱俗姓張本忻州人也童丱出塵師習名德住  
五臺縣昭果寺苦節真心駕超傳伍學次第定證入  
殊深栖遲林薄耽好聖默止木瓜寺二十年佛光寺  
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見之迹殆無詳者至龍朔年中

會曠登臺之日隱時柔力已謝猶杖策到至大寺感  
滅火之禪同所親見年七十餘端然跏坐卒於本寺  
馬同僧明隱業履淳修每習五停心觀亦四十年多  
住清涼請寺

釋明曜未詳姓氏志學之年早祛俗網問津訪道嘗  
無常師曜住昭果寺常誦法華讀華嚴經每作佛光  
等觀曾同與解脫俱至大孚寺祈請文殊師利至花  
園比見一沙門容服非常徐行前進又至東邊佛堂  
將欲東趣曜時驚喜友集肘步而前來至數尺遂無  
所覩悲歎久之與脫俱返曜形長七尺威容和雅談  
叙抑揚動止有則會曠先往五臺親承禮拜語曠云

伐大業十二年見安禪師歷名山諸寺禮觀聖迹  
日復見法師是不可思議頤法師長命無病弘讚佛  
法時年一百六歲未曾策杖而神彩無墮焉後不知  
年幾而終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餘時登臺禮拜忽遇  
一僧引之向東臺之東至一住處屋宇如凡人家中  
有十餘僧先引者問曰能住修道否答曰能乃即經  
停半歲僧等多服藥餌時兼果菜甚若神居寡於言  
說又於汲井之南見一莖葉圓如河葦大可至尋日  
取半邊明生如故初雖怪之後不介意乃與僧徒共  
採而食日月稍久暫請還歸僧亦放之少不留礙到

家數宿即來馳赴但見山谷如舊都無蹤跡頻尋未  
訪寂寥如初其人不知聖人憚責無已余見之時已  
七十餘矣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曠共內侍韋  
翁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行聖跡曠等抵奉明詔星  
馳頂謁并將五臺縣呂玄覽畫師張公榮等十餘人  
共往中臺之上未至臺百步遙見佛像宛若真客揮  
動手足猶還顧盼漸漸至近展轉分明去餘五步忽  
然冥滅近登至頂未及周旋兩處聞香芬列逾盛又  
於塔前遣榮粧修故佛點眼綻畢並聞洪鐘之響後  
欲向西臺遙見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馬奔就皆共

立待相去五十步間忽然不見牋慶所尋逢弥僧欵  
詣又往大孚寺東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邪燄及  
達燒爇花園煙焰將盛其園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  
汲未及至聞堂後立起黑雲舉高五丈尋便雨下聚  
滅無餘雲亦當處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於飯仙山  
內侍張行弘復聞異香之氣從南向北乃是古跡悉  
遺尋存亡名德皆觀頂禮贖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  
具已奏聞深誦聖旨於是清涼聖跡益聽京畿文殊  
寶化昭揚道路使悠悠眾喪識始物之冥泓森森迷  
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國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極影  
響神交何能降非常之巨唱顯難思之勝輒千載之

後知聖后之所志 馬幘又以此山圖爲小帳述略傳

一卷廣行三輔云

西域梵僧釋迦密多羅者本狮子國人少出家本住摩伽陀國大菩提寺遊方利物蓋自天真麟德年中來儀此土云向清涼禮拜文殊師利自云九十五夏每跣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復虛中七日兼修露坐不栖房宇而輒至食向東北遙禮至止未久奉表以聞特蒙恩許仍資行調勅造鴻廬寺掌客爲譚語人涼州沙門智才乘驛往送所在供給多羅以乾封二年六月登於臺首并將五臺縣官一員手力四十八人及餘道俗總五十餘人初欲上之日從思陽村行三十

里日中時將到多羅即召集僧徒自行眷水特以親手奉施衆僧多羅因不飲食卒經三日食訖將行譯語誠衆曰大聖住處億劫稀聞況得親經誠宜勉念幸各稟志勿復誼譯設有所逢但自緘默於是而造路既細澗前後聯翩多羅與二僧最爲先導欲至山下遙望清涼寺下至半峰忽遇神僧立於巔上即五體投地頂禮數拜及登未遠乃有數人聞鑑聲杳氣至臺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壇二層高尺餘周方丈許採拾名花四周嚴飾多羅日夜六時送壇行道又日別數度入水澡身每旦以淨瓶四枚滿盛淨水上著粳米數合牛乳半升使人跪捧多羅呪願

百餘日向人云西各鴻之西方供養之法也經兩宿便進食食訖登臺臺南面亂石鱗次向餘三里多羅肘膝而行血流骨現僅登臺上見白兔狹遠塔而威即於塔前五體布地從辰至酉方還所止明日更欲登臺其勑使王與余及二三道俗去其十餘步徒倚環立王徐而議曰在京聞此極多靈瑞及到已來都無所見雖有鍾聲香氣蓋亦未有奇特人間傳者何多謬也言適竟多羅遂呼之譯語而責曰君是俗人未聞佛法何乃於此紛紜興謗余自少已來更無餘德唯尋禮聖跡用以爲常依西方傳記南閻浮提有聖人恒止住處凡二十九所余所經者兼茲九矣然

自外祈請契闊良難或一年半年一月半月心祈所  
措措或未允今此大聖慈悲赴衆生願以余寡薄特  
爲滿足君且生懲重獲福無邊何以輕發樞機自貽  
深禍王乃鞠躬頂禮懺謝無已但多羅不解漢語相  
去十餘步音辭故是天隔遠近亦未得聞怨焉此及  
莫不驚歎當時從者彌加驚異焉既重登臺乃將香  
花及錢投之太花池內湧東南向大孚寺其東堂外  
暨半餘榦落多羅手自泥金令爭方止於中一宿遂  
遵歸路到京之後具向道宣律師述其所感余與梵  
僧登臺之日默而念曰此處清涼宜安舍利使往來  
觀禮豈不善耶梵僧還後余便往定州恒陽縣黃山

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擬安中臺塔  
內小者二高九寸擬安北臺鐵浮圖內並作蓮花色  
道異獸之像亦盡一方之妙焉時定州隆聖寺僧智  
正及清信孝行者郗仁聞余此志咸期同往以總章  
二年四月正寺俱至正時年過七十餘而步涉山水  
八百餘里并將妙饌上山供養即以其月二十三日  
與臺山僧尼道俗向六十人俱登之至臺南面僅將  
下來而玄雲四合兩下數滴並皆惶懼恐不得安乃  
擇舍利并函即上到訖札拜備盡誠敬焚香採花供  
養舍利每將安置石函悠遠四邊可百餘尺雲霧廓  
清圓圓如鏡安函既畢還合如初時有一尼猶往太

華池供養乃見池裏有大藥大龍遠之相彼方龍花  
藥之像也俄而雲雨暗霽於臺宿明日往北臺正以  
所持香花供養敬設中食食訖安舍利安說禮拜衆  
東跪而去有一僧身漏所逼於臺下之東北稍下泄  
之遂聞谷下隱如雷震之響心慄而趨適投袈裟有  
黑風勃然拂衣而過其僧憂惕比下不安余在彼二  
年方還京邑余歸之後有清信士不詳其氏號次往  
登之其人年可二十衣服藍縷自云從抱腹山來識  
者相傳云每在并州巡市乞焉以所乞得造灑水囊  
可七八寸造訖隨處勸人今用此造數千餘當來之  
日亦携十數信士登臺還到清涼寺下忽聞鐘聲聞

已即禮遲與同侶一人尋之既得至寺誓住一夏禮  
懺供養於北崖之下結草爲庵初數日之間時聞鐘  
聲或早或晚十日後每齋時爲唯又於佛堂讀經至  
夜輕有神光朗照不勞燈燭信士神容簡暢動止肅  
恭直尔對之祛人鄙愾然凡所談吐綿綿入微時總  
疑之爲不測之人也余略與周旋不復能備

荊州覆舟山玉泉寺沙門弘景高尚僧也以咸亨二  
年三月從西京往彼禮拜承遂厥心未詳其所感耳  
慈恩寺僧靈察以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往彼禮拜徧  
至代州見一人先非舊識無何而至引察從臺北木  
瓜谷上北臺經兩宿每六時常聞鐘聲又夜聞青雀

數百飛鳴左右不見其形又向中臺經兩宿又往西臺將去之時有百鳥飛引其前還至中臺方乃遠去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臺首回還一尼折花五莖欲將向下遂失道路飢寒並至夢一僧賜之飲食因尔不飢仍告曰以汝盜花五莖罰汝不歸五日餘更無苦勿復多憂五日既備得遵歸路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少結塵外之友並因讀華嚴經見善覆住處品遠心專勝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往登之初半路食時將到忽聞谷下大聲告曰食時至及登中臺並聞鐘聲杳無後日重往食未畢聞又聞谷下大聲連告之曰登臺遲去也既承此告即發

人而往後還京邑忻暢本懷請名行僧設齋陳飯焉  
洛陽白馬寺沙門惠藏本汾邑人幽拙高潔僧也孝  
敬皇帝重修白馬寺極集名德竚植福田歲深契定  
門最爲稱首以調路元年四月與汾州弘演禪師同  
州愛敬寺沙門惠恂汴州沙門靈智并州沙門名遠  
及異方同志沙門靈裕等於娑婆寺坐夏九日中  
精加懺洗解夏安居與道俗五十餘人相次登臺歲  
禪師與三十人將至中臺同見白鶴一群隨行數里  
適至臺首奄忽而滅僧名遠靈裕等一十八人先向  
臺佛塔東南六十餘步又見雜色瑞光形如佛像光

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隨之禮二十餘拜復火方  
滅僧靈智於太華池南三十餘步見光如日大可三  
丈百千種色童皆相間霏微表著難可具名而舉裝  
形服威儀屈伸俯仰光中悉見如臨明鏡智等奪目  
喪神心魂失措頂禮懇誠少選而滅又智等正見光  
時佛塔之前有三沙弥頂臂焚香以身供養復見此  
光在其東面歲等周旋往來向經七日方還歸路焉

文流雜述五

後魏永安二年恒州刺使呼延慶獮於此山有獮師  
四人見一山猪甚大異於常猪射之假羽逐之垂及  
午時初登並跡縱然東南至一平原之內有水南流

東有人居屋宇連接猪人其門裏門外有二長者鬚  
鬢皓白拄杖問卿寺何人乃以實對長者曰此是吾  
猪而卿妄射當合罪卿今相捨也不得入門裏來識  
人對曰以向為狼遂來三日猪既不得請乞食而去  
曰可至村東取棗爲糧而棗方熟林果甚茂獵師食  
訖皆以皮袋盛之復跡而還爲延慶說之猶有餘棗  
一袋并枝葉焉

齊隱士王劇居此山而好養生之術武定年丈裏在  
并州爲母亡僂大妃起四部衆大齋王躬率百僚詣  
齋所前驅靜道觀者遠避時見一人赤白色羨眉須  
頤黑衣服鮮麗容狀至儒去馬前百步掉臂而行前

驅驥馬呵逐意不能及迫至城曲隱入人叢文襄進  
見之至齋主自行香其人亦在齋坐文襄親問居貫  
名氏有何道術答曰滄州人姓王名剝少愛恬靜不  
甚家事寄五臺山更無道術聞王設四部大齋福德  
無量竊預禮敬三寶耳

代州郭下有聶世師者士俗以爲難測之人也年可  
五六十頰容赤黑視眸澄諦其耳長大可餘四寸居  
室鄙陋衣服破弊凡見道俗必勸之行善或隱竊語  
人曰今向五臺禮拜近有選官者恐不稱意專心念  
佛乃夢其人謂曰汝莫憂愁得代州某官我姓聶名  
世師汝當識我其人驚覺北至金衡果如所記志心

訪問恰得世師形儀相狀一如先夢乃脫新衣一襲施之自爾代郡官僚常多供養然行獲物輒與乞人若無取者隨在弃之余幸曾遇一中同飯觀其動止實異常流而凡得飯食必分讓上下此倡濟行六和敬事法食訖將別謂余曰閏逢提人多不定聚師當努力也後臨終之日家磬自鳴道俗有懷送者雲赴繁峙縣城內景雲寺邊有老人姓王名相兒採藥爲菜余曾至其家食老人與余言叙因云弟子曾向蓋北大柏谷採藥忽於方石之上有一雙人手紅赤鮮白文理分明齊腕已上合掌生於石裏弟子念曰此多是藥思欲至家檢方料理乃以刀割取數重裹摸

置採藥籠內總以袋盛擔之而歸將出谷忽思念曰  
此若是仙藥或能變化試更驗之及至迴者唯袋存  
焉藥與籠復莫知其處弟子敬歎恨不先敢之山有  
藥名長松其藥取根食之皮色如齊莞長三五尺味  
微苦無毒久服保益至於解諸虫毒最為良驗土俗  
責之常採以備急然神農本草經及隱居所紀並無  
此藥近有沙門普明節操昭著感空中聲告因爾而  
傳之慶哉未世蒼生遇此大仙之賜也其諸藥可百  
餘種大黃人參寔繁其類也

古清涼傳卷下

音釋

上卷

烟古也

穎

職

蠻

金

巖

威

波

子

湯

以成

涇

於真

棣

音第

顏

切

鈍

惄

能

昌

許

玉

惝

恍

性

駢

以

撓

易城

撓

擊

切

諱

於物

勒

清後

𠙴

真奇

踰

于七

踏

踏

音

下卷

攬

蘆故

穆

古書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居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据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韶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鉉

廣清涼傳序

繫卽高僧識局界卽守太原府大通監禁共滿都上寶教師歸鄉當事如畫說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故

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舅自世祖示滅像教寢傳金口微言方流於震旦王毫姑質不賭於國聖智闡而易詒脣秉蕩而難信菩薩所以運童真之德揭遊方之化揭慈日以照六道注願海以澤四生秘龍種上尊之称捨摩尼寶積之證示爲弟子翊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臻尊記於普

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於五百仙俱  
華嚴說一萬聖衆都寧城以演法據祥光而誘人寶  
樂銀書深秘金剛之窟仙花珍樹大同靈鹫之峰是  
以波利西來早命頑暗於真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  
於慈頗教肇膺蘭以來具聞名號地拓禪齊而下益  
廣修崇列梵刹以雲毫範聖儀而呈布鐘聲香氣互  
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灯咸觀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  
祐生逢遺法尚餘禡官得窯靈峰時會傳聞福窮異  
跡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紀寢深簡編幾空獨有  
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亦有傳  
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

大聖之化跡高士

之遺蹟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事使芳塵委絕  
信武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真容院妙濟一公其人  
純粹良教博通咸教講訖記闇靡不精詣因請公採  
據經傳收拾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勑成三卷首  
以吉祥降世因地終以巨宋親達化相名曰廣清凜  
傳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摹工開版印施四方俾  
師心三寶者覩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  
庚子正月望日謹序

廣清涼傳卷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重編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此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瓔古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詳夫大聖曼殊室利與菩薩父已成佛示居因位行  
菩薩行接引辟述者也 何以知之 按首楞嚴經下卷  
云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  
龍種上尊王如來國名平等乃至爾時平等世界龍  
種上尊王如來豈異人乎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央  
掘摩羅經第四云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刹有  
國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乃至若有聞

是如來名者恭敬礼拜生歡喜國閔四惡趣若有持  
是如來名號者若今見在及未來世曠野險難諸怖  
畏處皆悉蒙護於一切處恐怖悉滅一切八部諸惡  
鬼神不能侵擾又大寶積經第六十卷文殊師利授  
記會說文殊師利成佛之時名爲普見以何義故名  
爲普見以彼如來於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  
刹中普皆令見雖未成佛若我現在及滅度後有聞  
其名亦皆必定當得成佛唯除已入離生之位及狹  
劣心彼佛刹土名隨願積集清涼圓滿乃至若有得  
聞文殊師利名者是則名爲面見諸佛若有受持百  
千億諸佛名號若有人弥文味師利名者福多於彼

何況稱普見佛名何以故彼百千那由他佛利益衆生不及文殊師利於一時中所作饒益如是等文證成非一或問文殊師利成佛國土與阿彌陀極樂國土優劣云何答大寶積經云譬如有人折一毛爲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阿彌陀佛刹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如來佛刹莊嚴復過於此何以故普見如來佛刹莊嚴不思議故上說菩薩成佛功德次說菩薩真俗生處且真諦生處者華嚴經七十九說菩薩有十種生處何者爲十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菩薩家故深心是菩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諸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密家故大願是菩

菩薩生處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薩生處生四攝家故  
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大乘是  
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教化衆生是菩薩生處  
生佛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故  
修行一切法是菩薩生處生過去未來一切如來家  
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善巧為  
父檀波羅蜜為乳母尸羅波羅蜜為養女忍波羅蜜  
為莊嚴具勤波羅蜜為養育者禪波羅蜜為浣濯人  
善知識為教授師一切菩薩分為伴侶一切善法為  
眷屬一切菩薩為兄弟菩提心為家如理修行為家  
法諸地為家處諸忍為家族大願為家教滿足諸行

為順家法勸發大乘為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  
菩薩為王太子成就菩提為能淨家族此名菩薩真  
實生處次說菩薩世諦示現生處據文殊師利般涅  
槃經云爾時跋陀婆羅菩薩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  
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子已  
曾親近百千諸佛在此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十方  
界更現自在却後久遠當般涅槃佛告跋陀羅此文  
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  
門家其生之時室內化生蓮華從母右脇而生身紫  
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  
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

論議師無能酬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乃至我今略說為未來世盲瞑衆生又般涅槃經云其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隨惡道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極惡猛大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法忍又寶篋經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衆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德勝前福德或有問曰菩薩既久已成佛何故復為菩薩答無垢稱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又大慈恩寺基法師阿弥陀經疏引經云  
我昔能仁師今為佛弟子

二尊不並化 故我為菩薩

又問何故菩薩名文殊師利答斯乃古時訛略梵語

今巨宋新傳及唐時不空三藏所傳皆云曼祖仁祖切

室利答此云妙吉祥此菩薩立名有二初就世俗

因瑞彰名二就勝義以德立号且初世俗因瑞彰名

者以菩薩生時有十種吉祥事故所以菩薩名妙吉

祥也何為十種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

三倉麥金粟四庭生金蓮五光明滿室六鷄生鸞鳳

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蛇九猪誕龍脉十六牙象現

所以菩薩因瑞彰名也二依真諦立名者據金剛頂

經說由菩薩身普於一切法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

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內極妙吉祥故名  
妙吉祥也故知文殊師利菩薩神通功德不可思議  
大華嚴經第六十一八法界品舍利弗告諸比丘汝  
可觀察文殊師利清淨之身相好莊嚴一切天人莫  
能思議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圓光映徹令無量衆生  
發歡喜心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光網莊嚴滅除衆生  
無量苦惱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衆會具足皆是菩薩  
往昔善根之所承受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  
左右平坦莊嚴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住之處  
周迴十方常有道場隨逐而轉汝可觀察文殊師利  
所行之路具足無量福德莊嚴左右兩邊有大伏藏

種種珍寶自然而幽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曾供養佛  
善根所流一切萬物間出莊嚴藏汝可觀察文殊師利  
諸世間主雨供具云頂禮恭敬以為供養汝可觀察  
文殊師利十方一切諸佛如來將說法時悉放眉間  
白毫相光來照其身從頂上入又云文殊菩薩能隨  
所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奕啟諸大眾以自在大慈今  
彼清涼自在大悲起說法心以廣大辯才特為說法  
文多不載故知菩薩以大善巧極接群生為不請友  
救世大悲斯言信矣華嚴七十九弔勒菩薩告善財  
言文殊師利所有大願非餘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  
薩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師利童子其行廣大其願

無邊出生一切善薩功德無有休息善男子文殊師  
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母常為無量百千  
億那由他善薩師教化成就一切衆生名稱普聞十  
方世界常於一切諸佛衆中為說法師一切如來之  
所讚歎生甚深智能如實見一切諸法通達一切解  
脫境界究竟普賢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師利是汝  
喜知識令汝得生如來家長養一切諸善根發起一  
切照道法值遇真實善知識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  
切願網住一切大願為汝說一切菩薩秘密法現一  
切菩薩難思議行與汝往昔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  
汝應往詣文殊之所莫生疑惑集傳者曰校此而論

既役善財得見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  
琰闕泥今之火宅諸子若能專心求見大聖豈不宜  
哉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夫大聖應化有總有別隨機緣故云何為總答如華嚴經第五十卷說辭如月輪有四希奇未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映蔽一切星宿光明二隨逐於時示現虧盈三於闇淳提清淨水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見者皆對目前而此月輪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佛子如來身月亦復如是有四希奇求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所謂映蔽一切聲聞緣覺學無學衆二隨其所宜示現壽

命修短不同而如來身無有增減三一切世界淨心  
衆生菩提器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衆生有譬對者皆  
謂如來唯現我前隨其心樂而爲說法今得解脫乃  
至而如來身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今文殊亦尔故善  
薩般涅槃經云住首楞嚴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  
初生或現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統益衆生乃至  
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比土所顯  
即是菩薩徧一切變普應機緣故名爲總故華嚴抄  
引經偈云

文殊大菩薩 不捨大悲願 變身爲異道  
或冠或露 或處小兒叢 遊戲邑聚落

或作貧窮人 衰容爲孝狀 以現飢寒苦

巡行坊市鄽 求乞衣財寶 令人發一施

與滿一切願 今使發信心 信心既發已

爲說六度法 領萬諸菩薩 居住五頂山

故億種光明 人天咸悉覩 罪垢皆消滅

二別者即今偏在清涼五臺山是也以此處機緣勝

故又是本所居金色世界報土在此也按大唐東夏

神州感通錄宣律師常於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

數天人來禮觀律師共相談敘律師因問天人云古

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說

文殊是舊住娑婆世界菩薩娑婆是大千總号如何

偏在此方天人答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論但大聖多在清涼山山下有仙花山有五臺縣清涼府往往人到不得不信

菩薩何時至此山中三

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慶品去東北方有慶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又據文殊菩薩現寶藏陁羅尼經云爾時金剛密跡主菩薩白佛言世尊昔常爲我說如是言我滅度後於贍部州惡世之時文殊師利廣

能利益一切衆生大作佛事唯願世尊爲我分別演說於何處住復於何方而行利益憐愍林護諸衆生故願爲說之乃至佛告金剛密跡主菩薩言我滅度後於此瞻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爲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說法又有無量龍天夜叉羅刹緊那羅摩曇羅伽人非人等圍繞供養乃至文殊師利有如是等無量威德神通變化自在莊嚴廣能既益一切有情成就圓滿福德之力不可思議又據文殊般涅槃經六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三昧佛滅度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說法教化成就令不退轉又感通錄

上卷宣律師問天人六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二十  
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於今猶在南有花園  
可三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漢明所造  
或云魏孝文所作牙說不同如何天人答云二帝俱  
曾於此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曾於此造塔昔周穆  
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漢明之初摩騰  
天眼亦見有塔勸帝造寺名大孚靈鷲言孚者信也  
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名大孚也又此山形與其天竺  
靈鷲山相似因以爲名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  
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  
觀法師於此造大華嚴經疏遂下勅改爲大華嚴寺

或問據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即說菩薩常在此山如何現實藏經及般涅盤經二經皆言佛滅度後方來此山谷此由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無作妙力能分一身爲無量身復以無量身入一身俱無障礙如經廣說能以一身分無量身故即一身常在此山其所分身於十方界施難思化即華嚴所說在此山是也又復以無量身入一身故即十方界施化既畢還來入此一身引導衆生今發心故即現實藏經及般涅盤經言佛滅度後來入此山是也於理何妨況是大聖不思議之境豈可九情能測度哉故顯揚論說於不思議境界強思議者有三過失一得心狂亂過失二

生非福過失三不得善過失如非強思議者得三善  
果翻此可知箋云雖神應無方道無不在但菩薩本  
所化境機緣偏勝何所疑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按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郡五臺山也  
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  
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海東文殊傳  
云五臺即是五方如來之座也亦象菩薩頂有五髻  
余因此二文今更廣之按千鉢經及文殊師利五字  
陀羅尼瑜伽觀門所說文殊未般若能生諸佛故大  
寶集經第六十文殊會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

以無碍天眼所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刹中一切如  
來若非是我勸發決定菩提心教授教誡令修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我於菩提終不應證而我要當滿此所願然後  
乃證無上菩提又文殊表般若者菩薩大悲能為增  
上斷滅一切諸衆生等煩惱罪業按金剛頂經金剛  
覺大菩薩三摩地一切如來智慧品云尔時世尊復  
入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三摩耶所生法加持金  
剛三摩地已從自心出此一切如來大智慧三摩耶  
明一切如來心印即說蜜語跋折羅底瑟那香純出  
此語時於一切如來心即彼薄伽梵執金剛以為智

劍而出已同一密合入於毘盧遮那佛心中便為劍  
劍既成就已住於毘盧遮那佛手中於時從彼如來  
菩薩身中出現一切世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智慧  
等反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及金剛  
薩埵三摩地極聖牢故同一密合以為文殊師利摩  
訶菩提薩埵身既成就已住於世尊毘盧遮那佛心  
而高聲作是言曰

我是諸佛語 号為文殊聲 若以無形色

音聲可得知

以為佛法身本無形相恐成斷滅故以六鑒段詮表之詮佛語言即文殊聲也

尔時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從世尊心下已依一  
切如來右邊月輪中住復請教示爾時毘盧遮那佛

一切如來智慧三摩耶金剛三摩地已現一切如  
來斷除煩惱三摩耶為盡偏衆生界斷除一切苦故  
及一切安樂悅意受用故乃至成就一切如來隨順  
音聲圓滿慧寂上悉地故彼金剛覺於文殊師利摩  
訶菩提薩塘如上於雙手授之乃至以其金剛劍揮  
斫已而高聲唱言此是諸如來般若波羅密  
能破諸怨敵滅罪中為寂

故菩薩左手持梵夾表般若體自性清淨右弁特劍  
表般若用斷除衆生煩惱怨敵又五字瑜伽觀門之  
表者阿者無生門詮一切法無生表大圓鏡智東方  
金剛部主阿闍如來即菩薩頂上東邊一堵之象也

囉者無垢門詮一切法無垢表平等性智南方寶部  
主寶生如來即菩薩頂上南邊一髻之象也跋者無  
第一義諦門表妙觀察智西方蓮花部主無量壽如  
來即菩薩頂止西邊一髻之象也左者諸法無行門  
表成所作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來即菩薩  
頂上北邊一髻之象也娜者諸法無性相離語言文  
字門表清淨法界中方如來部主毘盧遮娜如來即  
菩薩頂上中方一髻之象也故菩薩頂分五髻山派  
五峯豈徒然哉良有以也故華嚴疏云表我大聖五  
智已周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原故首戴五佛之冠  
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此山磅

磚數州縣五百里左鄰恒岳隱峰參天右控洪河繁  
迴帶地北臨期野限雄鎮之閑防南摧汾陽作神洲  
之勢勝迴環日月畜淺雲龍雖積雪夏凝而奇花万  
品寒風冬列而珍卉千名舟嶂橫開翠屏疊起排空  
度險時逢物外之流捫蘿屢危每造非常之境白雪  
凝布疑淨練於長江杲日纖昇認扶桑於火海又華  
嚴疏主釋菩薩住處品云余幼尋茲與每至斯文皆  
掩卷而歎遂不遠萬里委命棲託聖境相誘十載於  
茲其感應昭著盈於耳目及夫夏景勝事尤多歷歷  
龍宮夜闌千月纖纖瑞草朝間百花或萬聖羅空或  
五雲凝岫圓光映乎山翠鳥翥於霄唯聞大聖

之名無復人間之慮如聖境者接舞華塵心者契有  
相覩牙調非丸觸目皆爲佛事其山勢寺宇雖以蓋  
言自大師悔跡於西天妙德揚輝於東土雖法身長  
在而雞山空掩於荒榛應現有方鷲嶺得名於茲安  
神僧顯彰於靈境宣公上稟於諸天漢明肇啓於摩  
騰魏帝中享於至化北齊數州以領俸有唐九帝之  
過光五天殉命以奔風八表亡驅而競記其有居神  
洲一生而不到奚異舍衛三億之徒哉按大唐神洲  
感通錄云代州東南有五臺山者古稱神仙之宅也  
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  
柏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号清涼山山下有清

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  
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靈蹤遺窓奄然  
在目不徒設也中臺峽高去井七百望如指掌上有  
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後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  
馬之跡宛然存焉頂有大泉名曰太華澄清似鏡有  
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  
無日不聞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龍朔己未勅下  
令會昌寺僧會願往彼修治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  
感至正觀中有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  
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或  
問此清涼山為但山寒名曰清涼為就勝德耶若但

山寒名清涼者即陰山窮谷凍寒之方皆應清涼若  
就勝德名清涼者但諸仙聖所住之處應亦清涼即  
何獨此山擅斯名也答必二相兼即無濫矣一為仙  
寒兼有五頂如上已說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  
所居如般泥洹經云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  
重障不墮阿鼻極苦猛火常生他方清涼國土值佛  
聞法得無生忍華嚴經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今  
彼清涼斯之謂矣故化方迹物衆生自見於興亡報  
上湛然不隨器界之中滅如斯而已矣

五臺四埵古聖行跡五

按靈記五臺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圖所

載今北臺即古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

槎山是西臺漫天石是東臺

惟北臺中臺石時有無異無異臺當山  
與東西二臺古今無異無異

頂是也昔趙簡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

海蓬萊宮觀神仙之宅此是普賢菩薩於中止住云  
霞幽沒往來五臺登臺者多見靈瑞緣斯聖跡故号

為東塘也西曾疊山上有官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

此而居因說天池造立官室龍樓鳳閣偏地池邊此

池世傳神龍所居緣斯聖跡故号為西塘也

南有

繫舟山上有銅鑼軸猶在昔堯遭洪水繫舟於此

世傳堯覩文殊現於南臺緣斯聖跡故謂之南塘也

比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慶

宿此因以名焉下見雲州石窟寺世傳山上有乾門  
婆城即化城也常於日欲出時城乃現焉又望見北  
川吳塚壘壘有鬼趨南行及見南山柏谷墓<sub>切鬼</sub><sub>出隨</sub>  
行文帝叱之其墓即迴微曲而走因謂之亞走柏由  
此事跡謂之北塹也至巨唐儼禪師神異僧也嘗登  
南臺之上望見五頂皆有五色雲霞之隨雲霞者配  
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即今之北臺古之南臺即今之  
中臺孝文寺也餘皆定矣

五臺境界寺名蹟六

中臺頂上有太華池方圓二里夫生九曲其水湛然  
色若瑠璃澄澈見底池內平處有石磊落葉石間復

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龍宮宅之所在焉人暫視之瘳  
所鑑然神駭雲霧样映難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淺深神  
變不定故禮謁者解漫橈珮投中而去隋開皇十  
一年文帝勅折州刺使崔震持供於五臺頂設齋立  
碑及額後魏博陵公大守奉使登臺造瞻業石並是  
菩薩身掛瓔珞故寶臺鐵塔切德寂多不可禪紀

古十寺

大孚靈鷲寺

王子寺

靈峯寺

無仙寺

天籟寺

清涼寺

石窟寺

佛光寺

宕昌寺

棲觀寺

金益唐來寺

竹林寺

金闕寺

安聖寺

文殊寺

玉華寺

聖壽寺

靈跡寺

大華池

白水池

孝文人馬跡

千年冰窟

名花五

白菊花

孝文十二院花

五鳳花

百枝花

鉢囊花

北臺頂上有天井下有龍宮白水池相連金剛窟亦相通徹

古有八寺

寶積寺

淨明寺

木瓜寺

普濟寺

公主寺

耳泉寺

大谷寺

聖壽寺

今益寺二

寶山寺

太平興國寺

靈跡十六

七佛池

羅漢臺

九女泉

公主臺

孝文教鷹臺

孝文打毬場

仙人庵

禪庵墓

亞走相

生死墓

空心墓

生地獄

鄧應峯塔

憨山

玉

金井

異草二

雞足草

嘗臺草

東臺舊名雪峰山麓有研伽羅山臺上遠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波澤焉古寺一十五

華林寺

杳雲寺

觀海寺

香薰寺

銅鐘寺

石堂寺

龍盤寺

光明寺

萬像寺

鳳嶺寺

龍泉寺

五王寺

天城寺

溫湯寺

古華嚴寺

今益寺三

金界寺

乾明寺

東塔院

全易尼院

靈跡十一

松子戊

亦龍口

六鳳晶

明月池

五王城

東林

乳頭香薰

研伽羅山

那羅延窟

萬聖足跡

溫湯

樂三

人參

長松

伏苓

西臺與秋麥巖相連危磴千雲喬林拂日分空絕壁  
接漢層磈 古寺十二

秘密寺

石門寺

捨動寺

乳石寺

東尖寺

大會寺

日照寺

向陽寺

鐵勤寺

浮圖寺

熊頭寺

豹子寺

今益寺四

李牛寺

黑山寺

仰盤寺

病牛泉寺

靈跡一十五

泥齋和尚

孝文射架

落王崖

杏山

師子蹤

于闐國王蹤

二聖對譚石

八功德水

石門

烏門

龍窟

薩埵崖

王子燒身塔

割肉坐石

王母仙桃

藥三

黃精

茯苓

木瓜

南臺孤絕距諸臺差遠林麓蒼蒼巖傾欹寂為幽  
寧昔有僧明禪師居此三十餘載亦遇神仙飄空而  
去唯蟬蛻其皮三十里內悉是名花遍生峰岫俗号  
仙花山化寺屢逢鐘聲時發昔曾有人遇異人形偉  
眉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故僧明禪師歌曰

南臺秀峯龍神歸依春雲靄靄夏雨霏霏  
黑白瞻禮失渴忘疲何罪不滅何福不滋

臥於石罅而坐神龜

菩薩麻充其龍枝羅浮草結作禪衣居巖募方靜慮

復山巔考尋師食松長智餌菊除飢講說般若志行  
禪師再覩龍母又見龍兒家施白藥未離苦衷

古寺九

凌姿寺

殊公寺

郭慶寺

歡巖寺

浮圖寺

高嶺寺

石臺寺

小柏寺

赤崖寺

今益寺三

福照寺

靈境寺

法華寺

靈跡九

七佛谷

龍宮勝地

萬畝平

東王相

西王相

神龜

東車尖

西車尖

石鏡

藥二

人參

鍾乳

中臺北北臺南中間有諸佛俗池一百二十所四面  
是水中心有土臺方圓三尺号為菩薩盤掌遊戲之  
地其水香氣氣馥色相光明人孰視之神移目亂不

敢久住然人亦罕到池中多出白雲狀如隊伏有梵志婆羅門像如觀菩薩及圓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若淨戒之僧得第三第四果也金剛窟即文殊大宅此窟在東北臺二巖之下樓觀谷內南北橫間有石門迺先聖出入之處人多不識昔有繁峙縣佛慧師曾入此窟行約三十里有橫河既濟即抵平川無復丸木但見寶林極望四周金樓瓊塔炳然晃目佛慧師出為人說此唐長安二年遣使於五臺山大孚靈鷲寺前採花萬株移於禁掖奇香異色百萬千名令內道場栽植供養勑萬善寺尼妙勝於中臺造塔九一暮功畢遣內侍黃門金守齋就山供養

顯慶設齋仍供一萬菩薩是日忻代諸處巡禮僧數盈一萬皆云萬聖赴會普施一銀錢一萬緡別施善薩內侍與州縣具達朝廷因斯靈瑞臺上復興

釋五金諸寺方所七

按靈跡記稱古傳有寺一百一十北齊割數州租稅以充供養粵自後周以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寥空餘廢廟之場寶塔摧頽但聚鴟鳥之跡俄鍾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延及蕩鳥靡遺大率伽藍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其湛住持者六十七所餘皆湮沒焉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所以名靈鷲者據西城記第九卷說梵云綺

栗陁羅矩吒山即釋尊說法花經之地唐云鷲峯亦曰鷲拿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崗巒特超有類高臺勢接中臺北臺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立名故云大孚靈鷲寺也昔有朔州大雲寺惠雲禪師德行崇峻明帝禮重詔請為此寺尚座樂音一部工技百人簫笛笙簧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戲喧闐舞袖雲飛歌梁塵起隨時供養繫日窮年樂比摩利天仙曲同維衛佛國往飛金剛窟內今此靈鷲寺中所奏聲合空閒者斷惡修善六度圓滿萬行精純像法已來唯茲一遇也

清涼寺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長  
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長史奏重修葺  
勅大德感法師親謁五臺山以七月二十日登臺之  
頂僧俗一千餘人同見五色雲中現佛手相白孤白  
駒馳神於前梵響隨風流亮山谷異香芬馥遠近龍  
人又見大僧身紫金色面南而立復見菩薩身帶瓔  
珞西峯出現法師乃圖書聞奏帝大悅遂封法師昌  
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請充清禪寺主掌京國僧  
尼事仍勅左庶子俟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塚  
王御容入五臺山禮拜菩薩至長安三載送向清涼  
山安置於是領國僧尼奏訖送之帝不許以鴈門

地連狹狹但留御容於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間供養  
於五臺山造塔建碑設齋供養是知真境菩薩所居  
帝王日萬機之務猶造玉身來祀大聖矧餘凡庶豈  
不從風一遊淨域累劫殃消輒陟靈峰多生障滅者  
矣 佛光寺燕宕昌王所立四面林巒中心平坦宕  
昌王巡遊禮謁至此山門遇佛神光山林徧照因置  
額名佛光寺唐正觀七年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  
重加修建事如惠祥傳所說王子寺備惠祥傳中所  
載西臺接東峩谷有一古寺名秘慶巖亦具惠祥傳  
所說此寺唐垂拱中有鴈門清信士辟間崇義形同  
素服心造玄閑畢志有歸心精因倦簿遊茲寺誓願

住持經閣始成樓臺營構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  
四輩行人雲屯茲地十方名德輞湊其中無憚劬勞  
惟專禪誦至長安三年國家搜羅英彥不遺巖野辟  
闡崇義遂被召入因乞為僧勑許披剃後乃還山終  
於此寺也。北臺之西繁時縣東南有一寺名公主  
寺後魏文帝第四女信誠公主所置年代漫遠尼衆  
都絕房廊院宇佛殿講堂九女浮圓瓦礎猶在唐世  
有尼童女名醜醜得一五石方圓一尺文成五色表  
裏光瑩自持至都獻則天帝帝賜繡旨東且湏後命  
志擬置額度尼醜染病而歸既卒方召不遂其願  
北臺之麓有木瓜寺注音登臺路由茲地年代曠遠

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長髮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貌  
佞性癡百歲耆耄自少見者容伏初無歟變修葺加  
藍當為尊首繁峙曾有三百餘人逐佛惠上北臺適  
逢雨雹遽引下臺側投一墓塊下墓半空如室佛惠  
前進諸人隨入同坐墓空悉能容受衆不測其神時  
謂肉身菩薩 普濟寺居大黃大嶺之南林麓清虛  
川原疎曠西見栲栳山東望湯天石南覩中臺北臺  
當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臺之人忽逢雨雹於此避  
難北臺北谷內有宋谷寺寶積寺又東北有寶山寺  
並居谷內院宇幽奇樓臺狀麗即今見存生地獄去  
北臺東不遠有亂石交聳聞諸古差昔有張善和者

嘗逐一白兔至此而陷內見地獄去地獄不遠又覩一經藏屏閣壯麗善和怖駭是投其中因見歲內塵埃甚厚其傍亦有幕靜掃除之於善和候余善心生焉因即掃除令極潔淨承斯片善還復得出余謂若非大聖願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鄧隱峰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世傳與妹出家俱來遊臺至臺之頂忽失兄所在妹尋訪不得至北臺西道南石上頭下足上倒直而立裙衣上聳堅而不亂奄然示滅妹曰輕躁之性死而不易遂乃推倒即於其處而闔維之收其靈骨壘石為塔至今在焉  
慈山者在北臺東北世傳後魏孝文皇帝臺山避暑

大聖化作梵僧從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許之梵僧乃張坐具趺覆五百餘里帝知其神乃馳騎而去迴顧斯山岌然隨後帝叱曰汝好憨山何隨朕耶因此而止故以名焉

唐昌寺佛光東北四五里

迴曉崗巒寺宇幽邃世傳昔宕昌王造佛光寺安止於此因以名焉箋曰此說或訛擬唐時賜額取昌盛為名余石窟寺在佛光東北二十餘里儼禪師所造正當山口登清涼寺路經於此遊禮憩息之所天益寺次南臺北谷山形似盆其勢如盡東北仙槁西南神谿池水當心棲臺四繞今絕跡矣

王子燒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巖寺大巖寺唯飴髡

餘基悉就頽殿當時造廟靡有不遺此地極為生善  
然遊禮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萬善寺尼明月法  
尼等於此結庵而居每誦華嚴涅槃二部戒津清潔  
至神龍元年而卒中臺北趾及臺領南有二伽藍  
號曰吳慶葱菌二寺有洪馬寺主放此住持亦云戒  
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駢棲院庭鐘磬空鳴如  
人擊動六時不失月十常聞繩素巡臺訖而參禮有  
尼三五人年盡期頤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三年  
正月遷逝五王城五王寺修創奇異未知何代五王  
立名建寺周圍尚有桑林今園遺跡遊謁者思慕忘  
返東臺南足南嶺上有觀海寺內有明月池方圓

一里水深八尺雖在晦朔月影中視夾池有三松蘿  
蔓枝莖相樛每清風發韻有如琴瑟鴈門人王右璣  
太原郭上行晉州魏法才繁峙薛思恭等一千餘人  
巡禮東臺忽至此寺會大霖兩七日不止乃虔誠肇  
顛因得晴霽但雲敷不散東極於海浩然一色平若  
大川於中覘廬舍那像井闇說法後郭上行等十餘  
人發心出家並得剃染咸有高節東臺東大會谷  
內有銅鍾寺魏時所置寺有銅鑑可受三十斛形如  
兜腹身作八稜刻千龜都金剛填碧象鼻隱起雜寶  
能嚴龍象繞身神仙徧腹參辰日月輝光之形列於  
頂上中平元年有僧惠澄寓止茲寺後因傳戒遠赴

京都數載方還失鍾而在徘徊惻愴痛悼彌深忽見  
異人僧誥其所答云余此山神鍾已收入金剛窟中  
本兜率天王所造證曰非也此是拘樓秦佛之時所  
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剛窟內證遂於寺勒石為銘曰  
寺法鼓 窟為隣 擊振吼 腸叱聞 集賢聰  
滅苦因 被收入 金剛輪 誰得知 見山神  
萬聖前 六時聞 書翠鳳 鑄白銀

表銅鍾之去處

絕後代之疑人

溫湯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  
根得為王子又緣惡業染伽摩羅疾乃遷入山於此  
溫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復輕安造寺住持因溫湯為

號寺內有塔一所可高二丈層給三重中有盧舍  
那像文殊普賢及餘部從靡不畢具唐萬歲通天中  
有僧慈雲創此安置厥後巡遊之人往還不絕清涼  
嶺南三十餘里入大谷中有嵌巖寺小柏寺嵌巖寺  
有佛殿門樓小柏寺中有浮圖二所一當路口一在  
谷中山東之人多此安泊北有萬畝平是李澄師莊  
為普通供養昔有僧念阿彌陀佛一念擲一芥豆在  
十斛甕內念滿此甕乃見阿彌陀佛來迎因而化去  
赤崖寺臨路半崖安置其寺懸泉滴滔水透晶下去  
七八里許俯視靈壽鎮之復見易州抱腹功德山東  
峩谷南有鐵勒寺向陽寺日照寺墨石寺並在谷中

林木高深聯綿不絕佛光寺僧多來棲止入東峩谷  
有大會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東光寺右上伽藍  
並在于谷之內多居巖巒內有捐身崖墮崖割肉  
坐石等處西有熊頭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臺  
寺相距不遠十里至十五里間並據形勝佛廟精舍  
各各有之 石泥和尚者不知何代人也問諸古老  
人云住西臺近東北谷下巖間修道每至午際搓泥  
成劑以充中食人莫能測後不知其終

東金坑四十餘里谷底有華林寺香雲寺寺東五十  
里有香薰寺寺邊有乳頭香薰薰南有八九十里有  
慈雲寺石室寺下有龍盤寺有龍形石上盤屈存焉

次南有光明寺萬像寺龍泉寺尺嶺寺慈雲在大食  
谷中石室在溫湯嶺上盤龍寺正當川下光明寺萬  
像寺見者不固或出或沒有人曾見在南嶺寺邊有  
栗菴菴園有僧見在川內回惻其由臺山境界不可  
依言取定多致差玄蓋諸聖權宜化現遭遇各異尔  
有二化寺按靈跡記一天城寺在五王城北三五十  
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雲峰峻拔雪瀑湍流據古  
伽藍傳云化寺不依地立現在空中菩薩道場文殊  
淨刹朱樓紺殿七寶所成紫金白銀琉璃玳瑁珠網  
交絡迥出雲霞得遇之人塵機頓息有池水深丈四  
五尺清徹見底平淌下流時有靈禽羽毛五色遶池

上下和鳴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餘所居山半腹  
莫測凡醒遊臺之人有時得見東臺東華林寺山巔  
下有一古寺不知題額院庭之中寬一二里四面雲  
峯如同刻削踞山半腰繚搆精藍寶塔凌空實非人  
造昔有閻禪師者德行高潔遊歷至此忽逢化寺見  
二老人容狀非凡行如奔馬經此山巔倏忽之間却  
見少年語音和雅猶如鍾磬口稱偈云上善之語可  
拔中下之善可收金剛之寶可用醍醐妙藥可服其  
僧徒思察聽記其所說有公孫生之俊辯舍利子之  
雄才窮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義遺僧程藥遂得  
服餌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見人既莫識寺亦難逢

或生或真不可知矣中臺東南有玉華寺世傳昔有五百梵僧彼中修習定慧之業九夏炎暑即就中臺安居三冬凝寒即返玉華禪誦勵精苦志不廢寸陰常有驥三十頭不煩驅策從北川上下運齋糧以供僧用如此凡數十載未嘗闕乏即今中臺厨堂之北猶有舊寺基址存焉

廣清涼傳卷上

音釋

寢

子禁與咸切

翊

先絃翊切

洩

先絃洩切

翥

翊順翥切

惄

惄順惄切

順

惄順順切

曉

曉曉曉切

曉

曉曉曉切

甍

都節甍切

曉

曉曉曉切

殫

都寒殫切

曉

曉曉曉切

犹

余舉猶切

臺

徒結臺切

鋟

即丁鋟切

甓

扶牘甓切

子

哥列子切

櫟

哥列櫟切

鑄

子泉鑄切

鑄

子泉鑄切

鑄

子泉鑄切

鑄

子泉鑄切

廣清涼傳卷中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天女三時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跡十九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大孚靈鷲寺者九區歸繻萬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  
開拓不知自何代之待每歲首之月大備齊會遐迩

無間聖凡混同七傳者有貧女遇齊赴集自南而來凌晨居寺堦抱二子一犬隨之身餘無貲剪髮以施未遑衆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速就他行僧亦許可命僮與饌三倍貽之意令貧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當與僧勉強復與女曰我腹有子更湏亦食僧乃憤然語曰汝求僧食無厭若是在腹未生若為湏食叱之令去貧女被訶即時離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為師子兒即善財及于闐王五色雲氣靄然徧空因留苦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是吾超三界却彼阿師嫌菩薩說偈已遂隱不見在會縉素無不驚嘆主僧恨不識真聖欲以刀剜目衆人苦勉方止尔

後貴賤等觀貧富無二遂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菩薩  
乘雲起處建塔供養聖宋雍熙二年重加修飾塔基  
下曾掘得聖髮三五絡髮如金色項復變黑視之不  
定衆目咸觀誠叵思識遂還於塔下藏瘞即今華嚴  
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傳云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聖  
命我居華嚴嶺囑曰汝宿緣在此宜處要津行菩薩  
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照汝又與一小供養令  
汝經年不飢不渴遠迩人聞禮奉供施者如市姑乃  
募工營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詣鄉人化人米麪身自

背負以充供養川陸之人迎施者唯恐在後遊臺黑  
自之衆供億無羨姑自負重一石輕疾如風復加一  
石亦無困蹠厥後諸廩豐實用之不竭一日巡祀者  
衆弟子自曰耄飯盡矣姑曰何以妄語持纊具攬之  
飯即盈滿供給無尽他物所須大率如此四方巡祀  
者欲求見大聖來請於姑言但至誠竭慮焚香求  
請即見金色及一萬衆種種光明依言如願至貞元  
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謂門徒曰吾化緣方畢今可歸  
天汝依吾誠无令斷絕語訖而去是日祥雲吐谷天  
樂響空異香氤氳弥滿林壑群鳥歡噪百獸鳴吼有  
吉祥白鶴幡旋經日而去門徒無主衆等咸依師囑

供養不絕

安生塑真容苦薩十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峰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類  
西域之鷲峰馬其上祥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之化  
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大華  
嚴寺每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所瞻  
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從何  
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疾二  
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懇啓  
移時大聖忽現於庭生乃欣踊躡地祝曰願留食頃  
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廻顧未

嘗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募功畢經七十二現真儀  
方備自是靈應盼響遐歸依故以真容目院焉  
聖宋太宗皇帝踐位神武天資克平偽主重恢宇宙  
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弥隆靈峰更弊初遣中使詣五  
臺山焚香慶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十  
五日勒使臣蔡廷玉內品楊守遵等詣五臺山菩薩  
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等并  
勒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用  
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廷訓等奏修造功畢

皇帝先自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勒於成  
都府寫造第五大藏金字經一歲至八年癸卯歲七

月五日 勅內臣安重謨監送就五臺山菩薩院安  
置每歲度僧五十人 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  
賜內庫錢一萬貫再加修葺并建大閣一座兩層十  
三間內安真容菩薩賜額名奉真之閣歲遣內臣詣  
山設齋供養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  
碧交映莊嚴崇奉邈途前代矣 仁宗皇帝續 祖  
考之不業典儒釋之大教屢遣中使齋供詣山每郊  
禋禮畢道場設齋供養寶旛之屬多出禁掖慶歷八  
年春三月 勅遺內侍黃門謝禹圭送寶旛一載先  
是慶曆至皇祐三年 朝廷三次遣使頒降 太宗  
真宗 仁宗皇帝三朝 御書凡一百八十軸并天

竺字源七策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綰於瑞相殿北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碑官布中檻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刀聖像周刻彩繪倍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勅遣入內侍省黎永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容院於三月二十二日安掛閣上若匪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洒神翰况太宗朝舊勅山寺土田盡蠲租賦自古朝廷崇尚延立伽藍廣度僧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數州之傾俸有唐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僧牛雲者鴈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

父母送之寶堂<sub>也</sub><sup>臺</sup>都無記覽之意獨見僧尼擎跽作  
札年十二其親送之<sub>生</sub>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礼淨  
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衆皆譏其庸餓年滿受具殊  
無誦習洎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惟忖曰  
我見人云臺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  
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无退憚先至  
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  
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  
脚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願肩  
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堯蒙餓不  
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

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  
更擬何之雲曰更上北臺老人曰吾亦欲去雲曰同  
去得否老人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  
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燃火而坐牛雲  
驚疑謂老人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已  
至老人云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  
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  
應作礼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  
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闇能也老人總似閉目遽即  
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今得為僧從牛巾  
來因闇飫尔於龍堂邊取一饅來與汝研却心頭渙

肉即明決也雲遂依言向堂邊累得一鑊度與老人  
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令汝開眼即可開之雲依教  
似覺當心被研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遇明  
燈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開眼師目既啓即見老人  
化文殊像語雲曰汝自今已去誦念經法涉歷耳目  
元忘失也於華嚴寺洞東院有大因緣無得退轉雲  
乃不勝悲戀伏地而禮未舉頭湏菩薩已隱師即下  
山肢體輕便習誦經典眼見耳聞无不摠持矣來年  
夏五月造育王塔行道念經至夕二更初修見真光  
一道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當閣  
上現閣一座光色煥爛前有牌額題金字云普住之

閣師乃憶菩薩所授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至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夏曠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陀波利八金剛窟十二

佛陀波利者唐言覺麥比印度罽賓國人也。亡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躬來礼謁以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南陟思陽嶺見林木千雲景物殊勝內心快樂五躰投地自山頂礼曰如來滅後衆聖潛靈惟有大聖文殊師利於此山中激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禮謁伏乞慈悲普覆令覩

尊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須札札已忽見一老人從  
山中出來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慕道追訪  
聖跡不憚劬勞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  
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  
滅衆生惡業未知師將得此經來否波利報曰貧道  
宜來札謁不將經來老人曰既不將經徒來何益縱  
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經至流傳斯土即是  
徧奉衆聖廣利群生極濟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  
取得經本來第即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  
勝喜躍遂裁柳悲淚至心札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  
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畢志捐生復還西域求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至永淳二年迴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  
高宗大帝遂留經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勅司  
賓寺典客令杜行顥等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疋經  
遂留內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取經來意願  
普濟群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爲念不以名利閑懷  
請還經本流行庶使舍靈同益帝遂革新翻之經還  
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  
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  
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八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  
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經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無著者姓董。以溫州永嘉人也。天姿穎拔。毅然不  
群。受自童蒙。波凝成性。年十二。依泉州龍泉寺大德  
猗律師。出家誦大乘經數十萬偈。唐天寶八年。以菴  
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業。首習毗尼。因詣金陵牛  
頭山忠禪師。叅定心要。厲節無虧。寸陰不捨。研窮理  
住妙契。本源忠謂師曰。汝志性聰敏。宜自開發。衆生  
興佛元無別心。如雲翳若除虛空。本淨無著。言下頓  
開法眼。東山秘旨有所歸焉。雖道無不在。而境勝易  
徑。遠諸臺山。志求大聖。大歷二年正月。發跡浙右。夏  
五月初至清涼嶺下。時日暮。傍見化寺鮮華絕止。因  
扣扇請入。有一童子。名胸胚者。啓出應無著。請童子

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報迄無著入主僧賓  
接如人間礼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彼方佛  
法何如答時蓬像季隨分戒律復問衆有幾何曰或  
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答云龍蛇混跡  
凡聖同居又問衆有幾何答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無  
著力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答云不解主僧云既不  
解速湏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著問曰  
此寺何名答清涼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三與後  
三三師解否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爾可覲之師  
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說謂曰

鄭周沙界聖伽藍

滿目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

開何印云迴頭紙見舊山巖無著既出坐而詩旦  
天晚即路是月望日居華嚴寺衆堂安之功月朔日  
維那白齋後大眾各備盞啜茶有一老人持盞付無  
著云啜茶訖送金剛窟來無著受教少頃茶畢衆散  
無著坐食堂南牀上見一老人僧踞北牀問無著云  
師從南方來持得好念珠來否無著云無但有蘚珠  
耳老僧請看無著與之遂失所在翌日中吳坐般若  
院經藏樓前有二吉祥鳥當無著頂上徘徊飛翔數  
匝東北而去越三日景正東時坐房中見白光二道  
至無著頂上而滅同房僧法賢等具見無著大駭曰  
是何祥瑞乞再現之決第子疑納言訖再現久而方

歲無著是日正中時獨詣金剛窟既至礼十餘拜即坐而少憩忽如昏寐睡中聞人叱牛數聲似令飲水者無著驚覺倏見一老人年及耄期弊巾苧服足履麻屨牽牛而行無著前執老人手因拜問曰從何方來曰山下丐糧去來無著曰家居何所曰在此臺山老人問曰師何因來此無著曰傳聞此地有金剛窟故來礼拜老人曰師困耶無著曰不也曰師既不困何緣昏睡無著曰凡夫昏沉何足為恠老人曰師昏沉請師少息啜茶得否無著許諾老人手指東北無著隨觀見一寺僅五十餘步老人牽牛前導無著踵後既抵門闥老人呼君提數聲有童子啓扉而出見

無著神社即牽牛入迄無著入恒見其地平坦淨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黃金其堂三架東西兩掖各一櫈老人迄無著升堂自坐栢木牙牀指一錦襯令無著坐童子送茶二器皆瑠璃盞酥蜜各一器即玳瑁捺老人謂無著云南方有此物不無著云無又云南方既無此物甚裏喫茶無著不對老人曰且喫茶畢老人曰師出家作何事業無著云都無事業大小乘中亦無功課遺日而已老人曰師初出家時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師以初心修習即得復問師年幾許曰三十一曰師年至三十八宿福必至復於此地有緣謂無著云徐徐而歸好看道路勿損手足五方

且偃息無著請留一宿老人不許曰師緣有兩伴不見師歸即懷憂惱不當住此緣師有執處在也無著云出家之人有何執處雖有行伴亦不顧戀老人曰師受持三衣否無著曰自受戒已來持之老人曰此是執處也無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正念捨之又曰曾聽律否曰曾老人曰准律云明相小乘無難不得捨衣師早下去老人即起無著亦起相隨至堂前立老人說偈云

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恒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壞微塵一念淨心成正覺

偈畢願童子送之出寺老人撫無著背云師好去無

著即退至金剛窟邊童子問曰此何窟無著云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更有何字無著思惟久之謂童子曰下有般若字童子曰此即化般若寺也無著執童子手札一拜取別童子曰迴社聖賢因說偈曰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心裏無瞋是真寶 無染無著是真如

說是偈已無著再拜舉首不見童子化寺亦隱唯覩蒼山崔嵬喬木蔚鬱無著悲愴戀慕佇立久之因觀所遇老人之地有白雲湧起湏臾徧谷見文殊菩薩乘大師子萬聖翼從凡食頃間東有一段黑云來過菩薩即隱少頃雲散既而遇汾州菩薩寺僧修政等

六人同至金剛窟遊祀聖迹忽聞山石震吼聲如霹  
靂群僧駭怖奔走映虧俄頃而息修政等詢問無著  
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慶聞靈跡自恨不觀其事即  
歎歎人之乃依無著口依實錄之傳教遍示後覽  
之者注想靈峰矣其無著與修供養之事具如別錄  
所載此不繁述又花嚴鈔說無著厥後常思靈異一  
日復往金剛窟觀祀聖跡遇一老人命入無著推其  
先入老人即入遂不復出無著窟前佇立都無所見  
忽覩冠裳數人朱紫服色儼至窟前相推而入無著  
心疑因詰其從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答云是一  
萬菩薩 帝揚化諸處任官歲久職滿却歸此窟蓋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見在窟中講華嚴經無著聞已  
欣然隨入行三兩步石窟狹小不容乃止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釋神英俗姓韓氏本滄州人也齠年悟道非歲從師  
諷誦精勤日夜匪懈事師竭力五事無虧操比松筠  
心同金石依年受具行業益修每念浮生速於瞬息  
遂乃杖錫雲遊尋訪知識早通禪定兼明經論遠詣  
南嶽參神會和尚他日謂英曰汝于五臺山有大因  
緣速湏北行瞻祀文殊大聖兼訪遺蹟既承師教策  
勵志僊以唐開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山願祀大聖  
止華嚴正院嘗一日齋後獨遊西林忽覩精舍額題

法華之院神英直入巡社俄見多寶佛塔一座四門五石形像細妙光瑩神工罕及次後有護國仁王樓五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像并及部從前三門一十三間裏門內掖有行宮道場亦有文殊普賢部從三門外是五臺山十寺血脉圖巡社既畢神英欲出院門復見衆僧姿狀神異心疑化境遂出東行約三十步聞聞聲迴首視之略無所見神英乃悲泣久之曰此必大聖所化我於此地有大因緣即于化院之地結庵而止發大誓願我當如化院建置伽藍居之歲餘歸依者衆遂募良匠營構不酬工直所湏隨緣遠自易州千里來採玉石製造尊像酷琢精絕功妙人

神壁畫多是吳道子之真跡院成工畢費盈百万題  
号法華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  
諸門人囑以後事巹然示歲年代雖遠靈塔猶在

道義和尚入化金剛闍寺十五

釋義禪師者未詳姓氏本江東人也受業於衢州龍  
興寺神清骨秀風採彩人唐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二  
十三日遠自江表與杭州僧普守同遊至臺山清涼  
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請於東嶺荷新道義即  
以竹鞋一輛雇人代行遂披三事衲衣東北而行訪  
尋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聖是九祖佛師神用叵測  
洪纏隱顯靡所不知自恨未法出家聖賢伏跡唯此

臺山聖境大攝生靈金顏玉毫有時而現顧自江左  
達達靈山無有患難蓋由加持所致伏頭慈悲廣洽  
不擇枯榮普示真身則愚誠願是精心一念物我俱  
忘忽舉目湏見一老僧身甚偉大容色暉映眸瞂皓  
然頂骨圓起身掛雲衲神彩嚴峻乘一白象尋嶺而  
來道義見之不覺避路投身於地傾心祝是象行稍  
疾我頃而至象以鼻觸義意令祀拜大聖僧謂義曰  
師遠自江表來陟靈山不憚艱危大收聖神然此臺  
山一境上下五峰不論道俗乃至是踐一土一石非  
但滅生死之罪佛記此等當來必獲紫金之身師既  
到來因諳果就自湏喜幸莫大焉今日天色雖和

然山頂風冷即時且去湏取綿衣明但登臺得其宜  
也義遂祀謝未及再覩象過如風杳然莫覩義歸清  
涼寺取所寄衣衾自霄達旦方至西臺果遇風寒義  
私心自寄前事莫敢語人及上臺頂果覩光瑞靈塔  
八功德水因不周覽明赴中臺適行半路復遇昨所  
見者乘象老僧杖錫而來謂義曰師可急行及他食  
次老僧今日須到太原一緣赴韋尹家齋二要論少  
事然不久別午後爲期莫遠東西自有消息義祀未  
畢俄尔失所義遂前進至供養所果與衆僧食次義  
復奇之慰沃心靈體忘疲倦直至日具略无音信道  
義登嶺翹望挈筇行脚向中臺頂上處處巡祀一心

注想大聖真儀又憶乘象神僧所教佇伺消息靡敢  
懈倦因出僧堂南約數十步翹首瞻望忽見一童子  
年十三四衣新黃衫履新麻屨自稱覺一云和尚在  
金閣寺遣來屈衢州道義閣梨喫茶義還隨覺一向  
東北行二三百步舉目見一金搗義即隨登乃金閣  
寺三門樓閣金色晃曜奪目大閣三層上下九間觀  
之驚異虔心設祝遂入寺庭坐殿廊廡皆金寶間飾  
獨當門大樓及所度搗純以紫磨真金成之義瞻仰  
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誠展札童子引義入東廂從南  
第一院登門忽見乘象老僧當門踞大金繩床而坐  
云阿師來耶莫要祀拜請上階來義欲敷坐其展拜

老僧制之義不敢拒命即昇堂佇立大聖呼覺一取一小繩床來令閻梨坐其繩床器物亦是純金道義合掌頂礼悚惕而坐內懷驚歎未敢諮詢少選大聖謂向義曰阿師從江東來彼處佛法如何義曰末法住持少奉戒律若非目證不可知也大聖言善哉義因此方敢咨問謂和尚曰此中佛法如何大聖曰此中佛法凡聖同居不在名相但隨緣利物即是大乘義曰和尚寺舍尤廣觸目皆是黃金所成愚情莫能測度可謂不可思議者也大聖曰然遂令覺一持茶及樂食來既至命義啜食香味芬馥迥殊常味食已大聖復召覺一送阿師遊十二院義與覺一偏歷諸院

修謁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侶或禪或律若坐若行數約盈萬或復受札或相承接者十二院題額各異

東廊六院

大聖菩薩院

觀音菩薩院

藥王菩薩院

虛空藏菩薩院

大慧菩薩院

龍藏菩薩院

西廊六院

普賢菩薩院

大勢至菩薩院

藥上菩薩院

地藏菩薩院

金剛慧菩薩院

馬鳴菩薩院

義巡謁畢老僧遣義早歸寒山難住道義遂辭老僧出寺百步迴顧已失所在但空山喬木而已方知化寺遂迴長安大歷元年列其上事聞奏太宗皇帝

帝下勅建置詔十節度使照修創焉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釋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詳姓氏唐大歷二年二月  
十三日南嶽雲峯寺食堂內食粥無向鉢中見五臺  
山佛光寺東北一里餘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  
門自覺身入石門行五里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  
之寺久之方隱心極駭異二十七日辰時還向鉢中  
盡見五臺山華嚴等諸寺了然可觀地皆金色殊無  
山林内外明徹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大聖及万  
菩薩咸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益甚  
因歸院語諸僧衆且問有人嘗至五臺山否時有嘉

延曇暉二闍梨應曰某甲曾到五臺山佛光寺安泊  
興師鉢內所見頗同雖然問知亦未發心遊礼至四  
年夏在衡州湘東寺高樓之上九旬入念佛道場及  
六月初二日未時五色祥雲偏覆諸寺雲中現諸樓  
閣閣中有數十楚僧各長丈執錫行道衡州舉郭  
咸見阿彌陀佛及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甚  
身高大衆覩聖現涕泣致禮酉時方滅法照向晚行  
道場外遇一老人年約七十告法照曰阿師嘗發願  
向五臺山今何不去法照曰時難路險若爲去得老  
人曰師可急去法照却入道場再發誠願夏滿即往  
臺山礼拜大聖是秋八月十三日自南嶽與同志十

人來遊臺山果無畦難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達五  
臺縣南遙望對佛光寺南有數十道白光舉衆咸覩  
六日詣佛光寺棲止果如鉢中所見之寺是夜後分  
因出房戶忽見一道白光從北山下來至法照前師  
遯入堂內乃問衆僧曰是何光相僧答言此處常有  
大聖不思議之光法照聞已即具威儀步尋其光遂  
至寺東北約一里許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  
及見二青衣童子俱八九歲頰兒端正倚門而立一  
稱善財一名難陀相見歡喜問訊禮拜法照云何故  
多時流浪生死始來相見遂引入門向北而行將至  
五里忽見一金門樓可高百尺蓋有挾樓漸至門所

方見一寺寺前有大金楠木榜題号曰大聖竹林之  
寺一如鉢中所見周圍可二十里中有一百二十院  
院中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渠流花果充滿  
其中法照入寺至講堂內見大聖文殊在西普賢在  
東各處師子之座說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  
左右菩薩万餘普賢亦有無數菩薩前後圍繞法照  
至二聖前師子座下稽首禮已問二聖言末代九夫  
去聖時遙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蓋經佛性無由  
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易得  
成佛利樂群生唯願大聖爲斷疑網時文殊師利告  
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

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  
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  
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  
至諸佛成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  
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今無休息法照又問  
當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極樂國彼當有佛  
号阿彌陀彼佛願力不可思議當須繫念諦觀彼國  
今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彼佛國中永不退轉  
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色  
手摩訶照頂而爲授記汝已念佛故不久證于無上  
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

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報之身定苦海到於彼岸時文殊大聖而說偈言

汝等欲求解脫者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妒名利及慳貪去却如斯不善意

應專念彼弥陀號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是人常見一切佛

若得常見一切佛即能了達真如性

若能速斷諸煩惱即能了達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辭如蓮華不着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即能速證菩提果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又說偈言

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是名真實相

普賢菩薩亦說偈言

普誠汝及一切衆 常應謙下諸比丘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一切衆見皆歡喜 即發無上菩提心  
若依此語而修行 微塵佛刹從心現  
惟能廣修諸行願 運接一切諸有情  
速離愛河登彼岸

法照聞已歡喜踊躍凝網悉除法照礼謝已合掌而  
立文殊師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

札即受教已次第巡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綠熟可  
大如盤即取食之味甚香羨法照食已身意泰然迴  
至大聖前作札辭退遣二童子送至門外札已舉頭  
遂隱不見師乃愴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題記今猶在  
焉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  
日中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禮到無著見大  
聖處更心敬礼三十五佛名凡札十餘幅忽見其處  
盡是瑠璃七寶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隨波  
利俱在一會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是夜中  
時向華嚴寺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盞聖燈其  
大如盤法照祝曰請分百盞燈遂分百再祝曰請分

爲千尋卽便分復變爲千行行相對遍於山半因此  
忘身獨詣金剛窟所觀見大聖於夜後分至金剛窟  
重礼三十五佛名十遍五會念阿彌陀佛二千口悲  
淚啓告自惟無始惡業漂流生死種種尅責躋身三十  
餘次自撲未已忽見一梵僧身長七尺稱是佛陀  
波利至法照前語曰師今悲泣有何意耶答法照遠  
來願見大聖佛陀波利言師實願見否答願見師即  
脫履立於板上曰師但閉目隨我而行遂引法照入  
金剛窟忽見一院黃金題榜云金剛殿若之寺皆七  
寶莊嚴房廊樓閣都一百七十五間金剛殿若一切  
經藏在寶閣中遂向大聖投身作札合掌啓告文殊

師利言惟念何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廣度衆生今入無餘何時果我無上願海發是願已尔時文殊師利菩薩告言善哉善哉再為摩頂授記言汝心真正志為菩薩能于惡世發斯勝願利樂群生如汝所言必當速證無上菩提必能速具普賢無量行願圓滿具足為天人師度無量衆法照蒙授記已稽首作礼又問未審今時及未來世一切同志念佛四衆不求名利勇猛精進終定感佛來迎接上品往生速離愛網否文殊告言決定無疑除為名利及不忘心者言訖遂遣童子難陀持茶湯來并及藥食法照言不須藥食大聖言但食無畏遂進兩盃湯一盞味甚極

甘羨大聖亦進三益湯并及藥食其器皆是珊瑚寶  
成既而令波利送出照意不欲出大聖告言不可汝  
今此身元是凡質不淨之軀不可住此但為改今與  
我緣孰此一報盡得生淨土方得却來言訖不見還  
在窟前板上佇立天明獨見一梵僧告法熙曰好去  
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進作是語已忽然不見良久  
遙迎悲喜不已始知大聖慈願難可思議法熙雖觀  
聖異不敢妄傳恐生疑謗至冬十二月初遂於華嚴  
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新生淨土得無生忍速超  
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時忽見  
一梵僧至道場內告法熙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

故不說言訖而隱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自申時正念誦次復見梵僧年約八十神色嚴峻告法照曰時所見者臺山境界何不依事實記錄之普示衆生令所見者發菩提心斷惡修善獲大利益師何秘密不向他說照答曰實無有心秘密斯事恐人疑謗墮於地獄所以不說梵僧告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有人謗豈況汝今所見境界但令多人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來到此山滅除無量無邊生死之罪斷惡修善稱佛名號得生淨土即是利益無量無邊衆生豈不大哉何慮疑謗秘而不說法照聞已答云謹奉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即隱不現法照方依所教

真言逢遇寶錄一一示衆

江東釋惠從以大歷六年正月初九日與華嚴寺僧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法照至金剛窟所親遇般若院所立石標誌同行徒衆虔誠瞻仰悲喜友集倏聞其處鏗然鍾聲清音雅亮衆咸驚歎靈異果將謂照師曰所見不虛俱念宿緣多幸得與同遊書之精舍星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果後至大歷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小師等八人於東臺同見白光十餘現次有黑雲夾雜少頃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紅色圓光大聖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觀又降微雪及五色圓光徧現山谷不可知數其同行

人小師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弥惟英行者張希童  
子如靜等無不咸見其後法照大師及度華嚴寺南  
一十五里當中臺中麓下依所逢人聖化寺式時建  
一寺仍以竹林題號焉

德宗皇帝正元年中有護軍中尉邠賓國公扶風寶  
公施勅賜三原縣莊租賦之利每皇帝誕聖之  
日於五臺山十寺普通蘭若設万僧供命司兵叅軍  
王士唐撰述刻石記紀頌其詞畧曰弥陀居西國照  
師宗焉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躅而  
同軀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  
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撫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

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而

十院所覩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錄

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

百二  
播故

寺焉

文多不能具載中臺慈恩和尚先化黑白五色人形

造玉石切德一十二尊并大殿一座於大宋元祐五

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燒毀殿上釤自濟玉石功德盡

化為灰粉僧省瑞再化十方四衆同力修營於定州

黃山彌造到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十二尊將至

中臺并殿紹聖五年六月曰終畢告示後人燒功德

人不出一年盡皆惡死殃藪無間故知毀之者惡報無量苦輪不息同力修崇者獲福無邊果證菩提矣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釋無染者未詳姓氏受業中條山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每誦華嚴經至諸菩薩住處品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仍問佛陀波利自西國而來追求聖跡遇化老人再令西域取經八金剛窟於今不迴古德既然吾豈獨無緣乎師乃自誓發跡遊方巡禮徧訪名公或遇禪宗叅決理性或逢譁授探討經義以唐正元七年至五臺山正善住閣院時院僧智願為五臺山十寺都檢校主釐僧務師乃依願掛錫

棲心為終焉計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  
此豈宜懈怠哉冬即採薪荷衆夏即跣足遊堂立志  
不移歷二十餘載凡七十餘次禮諸臺所遇靈跡化  
相金槁寶塔聖磬金鐘圓光之類莫窮其數最後中  
臺之東忽觀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約盈萬師  
乃徒頭作札偏行慰勞既而面見文殊亦為僧相語  
師曰汝於此山宿有因緣當須供衆勿得空過言訖  
不見化寺亦隱梵僧俱失師乃歎曰吾觀茲靈異豈  
可徒然念此危脆之樂有何久固乃發誓願告示四  
方遊臺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萬僧乃然一指  
以誌之漸及五百万數遐迩悉知王侯不化而自來

金寶不求而自至千万供畢十指皆然至開成中夏  
四月乃自大衆曰吾於此山簿有因緣七十二次遊  
諸聖跡酬千万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  
四夏臘五十五此身難保危同朝露欲於中臺頂上  
焚一炷香答緯十方諸佛一万菩薩息心而住諸徒  
衆等各不相代並是菩薩第子龍王眷屬夙興善業  
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省筭三業龍花三會共結要期  
比俟下山恐有畜難珍重而去徒衆不曉師意則共  
白言三五日間早來歸院師乃但携瓶錫准焚香獨  
與清信士趙花持蠟布二段蘊麻一秤香油一斗於  
中臺頂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無時輒息都捐斂食亦

不睡眠念佛虔誠聲無間斷至夜將半訝其歸晚  
復至臺頂見師執志確然不移轉益精專倍於常日  
師乃告化曰吾有密願已見功成汝與吾照緣不得  
障道為吾取蠟布麻香油將來纏裹吾身要於夜  
半子時然身供養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於汝華  
勸諭不正遂持蠟布以纏師身次被以麻香油溉灌  
將從頂煉師戒曰吾若有餘骸照以薪光火尽天滅  
當須揚散無使顯異惑亂衆人華即如教自頭而然  
至足方倒花勉曰昔聞喜見願力然身今見上人繼  
乎先躅奇哉乃宣告門人取衆靈骨就梵仙山南起  
塔於今現在

代州總因寺沙門福運清苦節行僧也慈悲濟物每慨虛生常謂人曰鷹隼逐鳥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幾時遭值自恨年耄身肉枯乾不能與衆生一頓飽食苦哉苦哉唐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徑入南山歲谷大石寺北有一盤石跏坐於上執刀自割分其身肉爲三十段般置石上因誓願曰施諸飛走衆生一餐之食願食此肉者捨惡趣身受人天報言訖而卒門人士俗奔走其所見委骸於地縉素悲哀積薪闇維既而祥雲滿谷俄頃暴風四起身之骨灰蕩然無餘神異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歷元年二

月十四日來遊五臺札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殖火  
厥塵勞行紫冰霜曾無瑕玷居茲真境深契素心願  
啓一時功踰多劫因遊西臺秘慶品寺乃潛於佛廟  
之側後積薪油焚身供養文殊菩薩洎諸聖衆當此  
之時聞東南隅山震鼓聲西北有光爛然五色蓋表  
斯人內財供養之感應也異哉

繁峙縣關明雅者智達空有物我齊忘厭有漏身質  
三堅果於元慶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秘慶師廟之側  
屠身供養手自持刀支解身軀略無變色始從兩足  
次及於心皮肉紛然唯有脣臆稍合掌發願願早成  
佛濟度衆生後乃剖心命由斯殞惜哉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孟李

開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歲屬亢陽久憊時雨  
草木焦枯種植俱廢都督謂衆曰吾聞臺山文殊菩  
薩極多靈異有無緣慈必哀祈請遂登臺頂竭誠禱  
雨倏見華嚴寺上有群飛白鶴凡一十二隻徘徊翔  
翔集於臺上湏臾即散俄頃黑雲雙驥馳雨洪澍五  
縣霑足枯槁也有唐民至二十六日方興耒耜是秋大豐米  
耜小穀皆孰粟斛三錢百姓饒樂若非至誠感神曷  
能致此

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甞巡礼清涼山玉臺  
諸寺院忽遇一伽藍廣大莊嚴內有文殊師利像因

入中札拜復從院出乃逢隱者三五人草衣麻屨容  
壯甚區都督謂是貧士行丐至此乃問自何而來隱  
者曰來遊山林因而經賞吾能以六合入於一座三  
千納於毫芥又謂都督談十二空之正理演十二見  
之邪宗辭論縱橫辯才無碍都督聞之愕駭隱者仍  
有告誠都督俛首未對忽然而失嗣於是頓發願心  
欲餘千僧以其勝福問寺僧曰此中有千僧否僧云  
今七八月遊山者皆去僧難可及嗣乃志心虔求冥  
昭至設齋日感千僧普會嗣盡誠齋施既畢僧散並  
不知所正嗣覩此感應信心益固後遙礼五臺沒身  
歸嚮矣

聖歷二年長史崔義猷遊五臺北臺忽雲霧晦暝  
跬步無覩猷即投身自摸徧躉血流死而復蘇仰見  
雲間一道光明接華嚴寺猷乃尋光而行過處隨滅  
直至華嚴寺經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餘里先此瑞  
應至寺覩見解脫禪師如生共猷談對既而語訣寺  
僧寺僧靡不驚駭皆云解脫已亡多年何故復見此  
不可思議事也猷益異之耳

聖歷二年長史齊政勢家遊臺至清涼寺北遇數僧  
持錫杖跣足而行政詢之答云訪文殊師利因勉政  
發心共登臺頂乃登遂失僧所在政嗟異而下還及  
清涼寺又聞聖鐘鏗然嚮亮山谷政竭誠齋談供施

而歸感其靈應因為記云

中臺西南百餘里有一小山名曰峯山當臺邑之此山半有生風穴仙人掌道人庵說法臺昔名九泉山上有金華寺下有深浴池世傳万善薩過下之所以現像猶若片雲飛騰峯頂或如白鶴群翔山復久而方歇土俗備諸咸云万聖出現歲豐之兆其言頗驗

聖宋慶歷二年七月五日有薄霧數片從寺古殿後出漸徧山頂其中現菩薩形相或三或五各成行列離山而南右遶縣邑僧俗告語无不仰觀前縣今路坦畠詩以記其異

高德僧事跡十九

釋智顥者止其姓氏中山人也齠齒之年傑出流輩  
兩以弱冠厭俗遺榮遠詣臺山依善住閑院賢林爲  
師榮勵無怠夙夜忘芳落緣登壇戒珠圓潔天性節  
儉室無長衣遇有餘資隨施貧病既而辟師訪道不  
數年間大通佛教講法華妙典窮佛知見聞維摩勝  
盲了不二法門常念法性幽微筌蹄權假乃收跡靈  
境掛錫舊居其如高德服人囊錐脫而露額嘉譽流  
遠官鐘擊以飛聲唐元和年中衆議請充山門僧首  
固讓不獲俛仰從命遭時歲艱儉供施稀曠院宇蕭  
疎鐘磬息韻衆復叩請為華嚴寺都供養主知大常

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隣善則獲應故  
值法照無著花嚴疏主並釋門龍像寶地芝蘭綯素  
爭供神靈塞枯時澄觀新製疏畢衆請願講華嚴大  
經繇是日有千僧齋供豐腴帑藏充溢不知其由時  
人咸謂感聖菴麪師自主寺務凡十餘載有隣院僧  
義圓亦諸僧之翹俊者以願父與常住意其利於資  
供既生疑謗乃搆流言謂願心非平等志務貪婪修  
德競時豈當若是顧聆斯謗遽求自退衆遂許之師  
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護法天神報義圓曰智願  
和尚乃千佛一數師敢輕言邪可速求謝咎若其不  
然必沉惡趣矣義圓駭懼詰旦詣願札足悔謝願之

德行感如此乃武宗在位毀滅釋氏頽歲匿邱數餘  
衆解散宣宗踐降重興寺宇勅五臺諸寺度五千僧  
再請願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七年  
夏四月普供天下巡札四衆齋粥一月既罷一日誌  
大衆曰人命如箭焉能久保心徇浮華不求息慮誰  
之過歟遂退居靜室不出三日端坐而終春秋七十

七夏臘五十八

釋法珍不知何許人也亦忘受具之年月捨塵俗戒  
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脫譁華嚴楞伽唯識瑜伽  
毎升座宣揚如師子吼化導無聞遐迩歸心住花嚴  
寺三十餘載親見文殊師利雲中出沒現種種形數

盈千方法師因發誓願設無邊大會巡山之人歲有  
方數詣五臺頂然長明燈幡花不絕至隋開皇十三  
年七月而終後五年隋帝夢五臺山華嚴寺法珍大  
師院有摩尼寶珠二十顆勅遣黃門侍郎郭馳驛來  
取珠法珍院供養庫中果得寶珠尽符聖夢乃造七  
寶函盛之進獻自餘珠寶有百千種凡五疋餘有詔  
復送臺山仍以珊瑚樹一株並歸山供養文殊大聖  
師之德行槩見於此云耳

釋孫哲不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盈寺三十餘年服  
餉松柏以中食常坐不卧寡於言說志節高邈迥踰  
塵表寒暑行道曾無懈息身衣弊衲都無餘服菩薩

行願人所罕測居常一日親覩文殊師利持一銀盤  
金面鼓來入伽藍拈驚異悲感因自躋身口鼻血流  
起而言曰往聞聖鼓他化天樂佛在世時大聖持來  
供養於佛如來滅後還歸天上弟子業識之賢大聖  
示跡降此伽藍俾無限塵勞於斯盡矣乃勸鰯致禮  
礼已不見自此謂門人曰吾命將盡恐身不淨汗穢  
伽藍欲去橫水鎮趣滅尔等各念無常勉修勝業囑  
已下山果至彼鎮儼然示化

釋神贊俗姓盧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孤儻好來訪  
聖跡不惑之年來詣臺山礼謁菩薩住華嚴寺清涼  
山間禪誦為衆衆推高德未詳終沒之所

釋惠龍幽州人也。廿歲出家弱冠受具性圓秋月節  
勁霜松戒等護鵝慈深救蟻了四分毗尼畧無疑端  
遠近請益教誨尽材專詣臺山札文殊師利六時懺  
誦徇法亡軀自刺身血寫菩薩戒普施願早成佛師  
象貌嚴峻言聲響亮演法導迷無剛不伏亦僧中之  
能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釋令休河南人也。樂尋聖跡偏歷名山勵節勲苦衆  
咸推伏遠詣臺山札文殊師利忽聞空中有聲告曰  
南闡浮提人多不安聚剛強難化汝宜度之勿憚劬  
勞斯為上士僧曰欲求解脫若為可得空曰汝可除  
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無心之草名

薦薹汝就觀之自當悟解師即求之後果見其草乃  
自惟曰我問除心有何方便却令觀此無心之草有  
何意旨如是審思豁然了悟曰草譬煩惱無心喻空  
草既無心煩惱亦尔煩惱既空當何所斷乃大悟無  
生法空觀門於斯了矣師不勝悲喜即就此草結庵  
而止人或問其故師指草謂曰人多心病此草能攻  
所欲來求與宣良驗耳厥後獲愈者多矣至開皇二  
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無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三

廣清涼傳卷中

音釋

瘞

於蜀山歸城為鴟區質續作晉禋於神

鬱

月忌

集委羣生

於倫

耄

老發

華鳴戶

未力逃

躬詳以

跔去規興

微

仙期

轉明朗

廣清涼傳卷下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重編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高德尼事跡二十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二十一

靈異藥木二十二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十三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釋嘉福俗姓聶氏代群鴈門人也年七歲於本州揔  
因寺出家十五受具後住清涼望臺三十餘年常誦  
維摩經善薩聲聞二本戒文涅盤般若二部多所悟  
入並誦諸部經論百有餘本十日一周畧無餘暇及  
然五指供養文殊臂上燒燈求生淨土至開皇二十

四年十二月下旬見白光一道直至西方如是三日衆人咸覩然而逝

釋道宣俗姓錢氏吳興人也蓋彭祖之後少誦教文長親師席闋之東西河之南北求訪宗匠無憚苦辛外捲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潔定水澄漪存護法城著述無輟尤攻律藏窮計幽微七聚五篇渙然水釋感天厨饋食備於先記自禦迄今曾無儔延按花嚴靈記云律師常至中臺頂上見一童子形兒異常律師問其所由童子曰第子天也帝釋遣令巡守聖境律師又問道宣嘗覽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文殊師利住清涼山宣自到山未嘗得見其理如何童子曰師

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輪之上又於金輪上  
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輪其輪至北臺半腹文殊菩薩  
七寶宮殿之所在焉園林果樹咸悉充滿一萬善薩  
之所圍遠北臺上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聖文殊  
與諸聖衆於中出沒與金剛窟正相通矣大聖所都  
非凡境界師可知之言終乃隱律師下山向衆親說  
其事云

釋窺基法師姓尉遲氏祖諱懿寧國公父敬宗六軍  
鄉胄之職任松州都督佑父敬德即唐初總管武略  
冠古聲名蓋代封鄂國公唐書有四傳孔子有四科  
竊付有四聖大唐三歲有四第子基光昉測故今號

主即其一焉三藏西域取經既迴圓教大乘創流東土將圖普利必籍周林法苑所推專歸疏主至年十七遂預繙林特奉明詔為三藏弟子疏主專受大乘三藏秘訣三藏以謂廣濟群品莫大於弘宣傳付有歸受命著述製法華唯識等疏一百餘部盛行於世又於三藏大師終後數年來遊五臺山札文殊菩薩於華嚴寺西院安止法師常月造弥勒像一軀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應總然可觀又復親書金字般若經畢有神光瑞雲紫拂臺宇輝耀函筒曰我無堅志靈應何臻後遊山訖旋之京師憩息寺於永淳二年蟬蛻去爾開元二十三年三

月十五日有清涼寺普觀禪師與同造功德主沙門  
法會於中臺頂造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部從神  
功妙絕至開元二十四年功畢後武宗會昌五年拆  
天下寺宇例遭除毀悲矣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  
順顏色晨夕靡倦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  
植善本每念慈榮年二十八乃啓母出家事師之禮  
服勞無替躬執僧役未常違衆厥後辟師參學脅笈  
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默然於天台頃教無所宗尚  
可謂定慧達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侣同  
遊就華嚴寺右小院掛錫演天台圓頓僅四十年衆

因目其院爲天台焉至會昌五年忽絕粒數日而講課之務未曾暫息及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修進靡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眼覺而無痛惱吾所著法華疏十卷本跡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台宗疏務在宣闡並使傳通勿令止絕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

僧牒四十八

案碑文云金光照和尚者其先河南府澠池縣人也俗姓李氏年十三出家依於新安縣寶雲寺主靈粲爲師至年十九入洪陽山祖述迦葉和尚伏勤三年猶如一日可謂衣不帶布褐遮身殘形毀容勤求至

道和尚謂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佛常無應而無不應守斯守一勤則居三雖恒沙異名隨緣抑化而彼岸同體感物從權且清涼山者諸佛之應化也衆生緣重爾可住馬師既親受言教來至汾州洎寶中應遇姦臣兜動戎馬生郊師阻難中未可前路乃迴入馬頭山經姑射山又轉至檀特山六年居山事慧超禪師誓願苦身以崇至學每興重願以救蒼生志在山林折無上覺禪師知其願重乃命速行轉至屋党山下縣師於惠悟和尚諮參至理又聞方山純達禪師德行清高名譽遠徹既至其所禪師一見乃問師從何而來師曰徒無所來禪師乃接以微言豁然啓

悟乃知衆生即佛佛即衆生三界圓通唯一心耳遂  
住嵩山經於三載禪習為務守戒為常每自思曰臺  
山之願竟未心屬我國家聖德廣運日月照臨功高  
百王業濟千古至唐大歷二年方達五臺山於大華  
嚴寺萬菩薩院安止其日忽雷電交發雨雹馳飛師  
乃駭心嘿念大聖俄爾晴霽倏覩白光從臺飛下光  
中千佛嚴麗赫然師涕泣交流舉身投地而為作禮  
比至舉首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有千葉花座而  
以盛之遂見諸佛舒金色聲三摩師頂告師曰尔徒  
今已去應名金光照耳諸佛令師誦金剛般若以為  
恒式言訖忽然不見師心內喜躍感悟良多翌日礼

禪寺衆遂詣秘慶函幽居追德且有所期後久自西  
臺忽雷風暴震鬼電注電良久雲開谷騰黃霧漫忽  
之間千變萬化師一心瞪視普來佛果應時和風清  
暢雲霧競湧忽然見維摩居士普賢菩薩文殊師利師  
悲泣礼拜忽然不見又見二童子引師直詣臺頂見  
二如來淨如瑠璃內外明徹紫光蔽日白氣浮天徧  
滿山林盡同金色同行伴侶同知厥由後又詣東臺  
那羅迦窟遙見三僧乘白雲湧出至前便隱又至夜  
三更已來忽見窟前樓閣僧峙天樂嘹亮至數日已  
却往秘慶居止六載後繁峙縣令呂才俊堅請至縣  
虔心供養後代州都聲辛雲鬼聆師之德望差指使

迎入大雲寺居止為首廣興佛事後不知其所終云耳

華嚴疏主法諱澄觀俗姓載氏本越州會稽山陰縣人也即唐第八帝肅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厥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不具戒之後節操非常但有名山必遊勝迹皆訪於大慶十一年來遊五臺於華嚴寺西般若院下疏主至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至大華嚴寺專讀大乘方等之教華嚴一經偏所翫習以自悟心棲在朝聞卷不釋乎其時有善住闍院隋朝本名東道齋僧名賢林亦不測之人也時充華嚴寺主乃與寺眾請法師講華嚴法花華經前後五載法師

每謂花嚴舊疏自約文繁力自唯曰竊以大聖文殊  
師利表乎真智普賢菩薩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  
毘盧遮那之自體也理包万行事括千門廣喻太虛  
周齊罔極大矣哉即花嚴奧旨歟我今既措趾文殊  
聖都清涼妙域華嚴大典豈得捐乎於是旦暮策懷  
思惟造疏即自華嚴寺徙住般若院從容謂衆曰余  
來聖地曠劫希逢欲屏友遊澄心造疏可能爲余建  
閣一座於上造疏可乎寺主賢林等僉曰允從乃募  
工起手不日而成時有溫州無著弟自書梁義之革  
跡奇哉可觀功畢疏主於上起五制號道場即唐興  
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應數日之後

中夜寢夢一金人於疏主前立師乃以手攬之從首  
食食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聖垂祥是余食受  
華嚴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疏始終之兆也乃起盥  
漱遽入道場焚香設禮慶謝嘉瑞厥後若躬對聖容  
援毫灑翰才思如流精釋微言未嘗疑阻遂得一部  
七處九會之文渙然在目自興元元年迄正元年三  
丁卯歲十一月五日絕筆法師既造疏已乃罄資緣  
設千僧會齋用爲頭慶又欲驗其疏流通之兆乃入  
道場祈禱冥應忽於夜寐夢見自身化爲大龍首枕  
南臺尾枕北臺騰躍其身復化作千箇小龍分散而  
去疏主覺已喜曰斯乃新疏流行之應矣於是華嚴

寺主賢林尚座悟寂山門十寺都供養主溫州無著  
并闔山僧衆又共設大齋顯慶新疏正元四年并州  
節度使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齋供施至山  
令請疏主講其新疏每日可謂座列千僧聆宣妙典  
所出學徒前後計及千數其餘事蹟具如別傳所云  
釋常遇性陰氏范陽人也先從本土安集寺出家師  
其性淳朴體貌魁梧好適林泉複心物外大中四年  
杖錫孤遊礼五臺山尋訪聖跡止華嚴寺菩薩堂瞻  
大聖真容然右手中指爲供養後徧歷五頂大觀祥  
光不可勝紀至西臺遇古聖跡名秘慶嵒師啓目之  
際忽覩金光爍爛奪目漸分雄崇方勢如城即古所

謂金色世界也因問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住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立謚必其祥也師悲喜友集誓居此地乃結廬住止滌慮棲神一入定門經四十九日鳥飛花雨合卒香雲揚袂摶衣歸依如市因即創興梵宇繡搆佛宮十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精勤寸陰無廢可謂聖力潛通道出凡境至昭宗運季師亦化不常有時撫掌高聲大笑或復手執二石相磨只云併合併合人不測其由至唐莊宗吞併朱彥之後人方悟前語師神異前知如此時武皇之在河東也嚮慕高德就山致礼文德元年夏四月命靈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師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

月十八日囑門人已蟬脫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臘五

十一

釋願成姓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儒素遐迩知名  
不務浮花不趨榮利初其母陰氏夜夢庭中雙樹尽  
放繁花俄頃而謝唯有一枝獨無凋變結成弥果覺  
而有娠陰氏心喜願生男子既發願已如期生男遂  
名願成乃長後師猶稱小字師子襟之歲出就齋舍  
務李明敏首冠群輩厥後奕俗辟親詣五臺山依佛  
光寺僧正行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  
法華金剛佛頂大悲神呪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  
釋門師執志無改宣宗皇帝即位重興佛寺山門再

選召師爲其首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切畢尋頒命服  
師号圓相就加山門都檢板至光啓三年六月五日  
忽竟棄志襄敗乃罄捨衣盂以充檀施無幾而卒後  
之人起塔於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禪師者遺其姓氏鄉里卽解脫和尚之  
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良稜稜垂手過膝眉長數寸  
目有重瞳礼念大時行道無息紹其高躅再修梵宮  
臺殿橫空等級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聖一軀撲  
送山門路經滹沱河水泛漲波濤鼓怒舟楫傾危禪  
師隔岸遙礼焚香懇啓水忽絕流聖像既濟湍激如  
故厥後忘其年月示滅於寺內身猶在有碑居寺西

一里

無名和尚渤海郡人即先朝高力士之孫地幼年慕道落紺髮於金園求且尋師露戒品於京洛心地淵奧受荷澤之宗文藻縱橫出湯体之句可謂法苑之梁棟釋門之標準至正元年示滅之日潔虛清潔凌晨一食告召寺衆門徒跏趺而逝其後十一年河東節師李公頂謁聞有異香重修龕室感神光數丈瑞相仍現方議荼毘肉隨火化霜骨端坐鮮潔光明支節鈞連瑩滑如玉建塔於寺刻石猶在

銓律和尚本代地土居人也七歲出家依年受具戒珠清莹行業芬敷外習毗尼藏教內修大乘因地他

心通照事必先知蔬食不過中弊衣縗弊牀不貯粒  
粟不畜縷帛可謂清苦高行僧也示戒之日有練雲  
騎空天樂盈耳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召集寺衆孰手  
叙違付囑門人跏趺而戒

擇法興本西京人也七歲出家與時流不雜承侍師  
長策勵忘疲諷妙法蓮華經慕年成誦又念浮名金  
偈不盈九旬二本戒經僅踰一月日常一過諷味精  
通律軌精嚴秉持無犯來禮聖跡志樂林泉隸名佛  
光遂有終焉之志四方供利身不主持付囑門人修  
彌勒大閣凡三層高九十五尺尊像莊嚴靡不  
周備已至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臺山諸寺聖衆

万有餘尊繪塑悉具僧徒稱讚衆口一辭列上所屬  
請充山門都綱規矩准繩為後世法大和二年正月  
聞空中有聲云入滅時至兜率天衆今即來迎師乃  
澡浴焚香端坐而滅建塔在寺西北一里

王子燒身寺必救都綱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其字  
姓蓋聞諸古老口相傳授事多煙霞今但傳其梗槩  
孔聖所謂我愛其札斯亦如之世傳閻羅王之師舅  
也以曾掌僧務因謂之都綱昔清涼府即今五臺縣  
之故城也彼其縣宰亡其名氏夏中獨坐夜飲於公  
廡之下僕見數人形質甚偉持枷鎖似官中追捕人  
者至前立其縣宰詰問厥由對曰其閻羅大王之使

李大王遣來相追攝爾公可行焉宰於是大駭起立謂獄使曰死即古今之常事余不羅也祗緣有寡親在堂唯憑官俸以為息養若趁追攝孝養弗周若待其百年死而無恨今廣貽金玉可能捐否卒曰此大王嚴命某不敢專也公若要免五臺山王子燒身寺有必救都綱是大王之外舅若能往告必能相為也於是縣宰遠俾被馬與府卒忿忿而發比至日出召得達寺師旁扉尚掩眠猶未興宰躬自敲門徵聲而喚少頃師出宰即折躬致禮師曰山僧源德不銷貴人之礼宰舊嘗巡山頗相輕視此時事逼致敬忘勞白不識聖人罪寔深矣泣淚又拜師因問某故宰具

述厥由師曰可也因索紙筆具書其事書畢付與其  
宰宰致拜再三陳謝而退自後至官滿了無他事師  
自此傳名名既彰矣師尋亦示滅有塔見在寺之東  
南集傳者曰此大聖化故化金閣傳云凡聖混居斯  
其驗矣

降龍大師俗姓李氏諱誠惠本蔚州靈丘縣人也其  
親壯而無嗣聞五臺山文殊靈異躬詣祈請既還妻  
即感娠後月滿生男鄉間嗟異咸云聖子及長風骨  
奕秀神智不群乃詣臺山依真容院殿主法順為師  
至年二十登壇受具東臺東南約一百餘里有地名  
龍宮者耆舊相傳大師嘗居彼結廬修道今見有叢

樹故基猶在師於淨瓶中素畜一龍龍曾逃出入清  
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潛隱其一日凌旦河上  
西南見白氣出師知龍潛其下乃携瓶詣河向石穴  
大叱之龍還入瓶勢之歸庵其泉猶有靈異雖河瀑  
漲淤淳混流獨此泉中畧無纖穢天禧年中余親往  
觀之今龍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師嘗於西臺東北  
李牛谷中亦有結廬誦經之所嘗感山神現身聽法  
後有王子寺僧湛崇寺率衆連書懸請住寺展師資  
禮師不遠來願徒居彼寺故得金峰增耀寶壤騰芳  
九州之深費皆來十寺之樓臺益盛財施法施佛田  
僧田由師住持同霑利澤後唐莊宗聞師高行同光

元年七月遣使持紫衣師名勅書賜之詔云誠惠驚  
領名流鷁園上拓精守護鵝之戒弘宣住鴈之談潛  
枯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斯於往施意花不染於情  
因自隱跡靈峰棲心勝地泛慈舟而極溺持慧炬以  
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萬聖衆尽繼玄蹤為法  
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朕方興景運大闡真風  
宜旌積行之名以奉無為之教今賜號廣法大師伯  
賜紫衣師固辭不受續降勅敦勸其畧爰遣內臣遠  
班成命師號既旌於戒行紫衣無爽於受持久寓當  
仁匪宜多讓至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駕門人已  
枕手而終春秋五十僧臘三十師終後勅賜謚曰法

兩大師并靈塔號慈雲之塔今現在本寺

超化大師諱匡嗣俗姓李氏太原文水縣齊鳳村人也幼年慕道不樂世榮往慈臺山願求披荆依真容院皓威為師受具之後願志不群杖鋤南方參尋知識學通內外博究禪律傳法度人聞泉耳目晉天禧三年戊戌歲遊方行化至湖南謁僞國主王公公施香茶盈万至丁未歲遣使賚送入山徧給諸寺勞卯歲至吳越國見尚父元帥錢王王禮接殊原語論造微雅合王意遂施五臺山文殊大士一萬聖象前供物香茶及製銀鉢盂鑛子萬副茗旃赤瓦反茶百籠仍遣人送至吳越館內諸州刺史各辦施利鋪陳供

具無不周備別造巨舶乘載由海路比歸嘗遇黑風  
四起波濤鼓怒舟人惶駭頃刻沉沒大師慙衣焚香  
望山遙禮文殊人聖乞加冥護俄頃見文殊師利出  
於海上現半身益風駭浪頓然恬息遂建滄州興載  
歸山尋與降龍大師均施諸臺寺院山坊蘭若不私  
其利及掛錫舊居徒衆堅請主領僧務厥後朝命典  
統山門十五年間興修佛事供衆僧數過百萬業別  
傳云昔湖南馬王素欽令望葺使賚茶二百籠送詣  
臺山以充大聖前供養乃俵給山門諸寺後馬大師  
偕之臺頂焚香祈禱設札既畢俱宴龍池之側忽見  
一小咤其身赤色躍於水上迴首耶師師曰爾來也

乃告其使曰尔可速歸懼有大事使即依言與帥俱  
挺至院翌日使心怠忙策馬而去比至其主已薨使  
乃方悟見蛇之驗師預見如此其何人哉亦不測之  
人也住持之外禪誦為務以大晉天福九年甲辰歲  
九月構疾五日遷逝荼毗已後門人收靈骨舍利起  
塔見在

取性道者晉代人也失其鄉里姓氏居取性院即今  
王子寺東北蘭若改名北福聖院是也師內行莫測  
外相麤鄙衣唯弊衲食且衆殘不染聲名人欽若聖  
鄉川供施無不樂輪繙素躋山瞻濟無擇常操利刀  
一口入山見蛇即斬唯云取性取性由此故名取性

道者每誠弟子云汝山採柴若見蛇時慎勿打殺蛇  
報果重千年少一更重受之弟子云若果爾者師何  
斬之師云咄尔何知也老僧斬之令其取性即解其  
蛇報尔寺不能宣同吾也師之密行如此後終於本  
院云耳

僧統大師者俗姓劉氏諱繼頤燕薊人也父諱守寄  
未任倉州節度使師幼失所怙性稟知識遭亂避  
地清涼山礼真容院果勝大師弘隼為師年滿受具  
誦習無疲遠詣京師聽學通數本經論遂還舊寺首  
戴大方廣佛華嚴經跣足遊礼五臺每五一頂講善  
薩住處品一終歲以為常每譯經設茶藥異饌以供

其後對妙告祥焚香立願遊歷東京時晉少主在位  
見之信重賜大相國寺講大華嚴經特相王侯歸依  
信受及解誦施財巨萬尽以所真於本寺講堂西  
面飛軒之下剗立石壁命工鐫勒所講之經期月之  
間功用造畢尋請還山賜資財施不可勝計遂達真  
容院四面廊廡及華嚴寺樓閣凡三千間不啻設供  
七百餘會塑山龕羅漢三十二堂轉金剛經并藏經  
六百萬卷及真言咒偈刻壇蓋甃逢三八普施溫湯  
設四衆無遮粥會殊因妙果植大福田未有若斯之  
盛者也尋詔授五臺山十寺都監賜師號廣濟匡聖  
大師鳴謹卿仍頌命服偽漢高祖一見師奇素歎未

曾有特命與諸王為兄弟少主即位加五臺山晉內  
都僧統後以印授大漢國都僧統檢挾大師燕中書  
令以偽漢天會十七年正月十二日遷滅於五臺山  
菩薩院享年七十有三僧臘三十有二詔偽諫議大  
夫楊夢申撰神道碑銘立於院之西坊門人收靈骨  
建塔猶在

高德尼事跡二十

按華嚴經感應傳云唐儀鳳年中西城有二梵僧至  
五臺山賣草花執香爐肘膝行步向山祀文殊菩薩  
遇一尼師在蟲石間松樹不繩床上儼然獨坐口誦  
花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梵僧同宿大

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深山路遙無所投寄願不見  
遣尼曰若不去某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慚懼莫  
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往尋之果  
見禪窟相去可一里餘二僧一心合拿手捧香爐面  
北遙祀傾心聽鑒聆在耳初啓經題稱如是聆我聞  
乃遙見其尼身處繩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  
皎在峰前誦經兩帙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  
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帙金光稍收六帙都畢其光  
並入尼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  
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奉有菩  
薩名文殊師利與不善薩俱其山在代州東南名五

臺山者首櫻嚴三昧經云文殊是過法平等世界龍種上尊王佛又央崛摩羅經云文殊是北方勸喜世界摩尼寶積佛想神尼之境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韓氏宣州人也幼歲辭親詣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建安寺出家後於祇洹寺受戒每帝法華用為常務後負笈聽學經律數十載間殊無開悟自知性之明慧無宿習力嘗聞五臺山文殊菩薩現種身眼濟群品人傳有僧道超別無行業但種火住華嚴寺不出山門二十餘載其後命終生於兜率彌勒內院彼尺人謂超曰爾於人間別無妙行祇承

文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北處爾可還下人間接誘  
四部俾今聞知文殊功德冀望暫登此山中大銷諸  
罪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依言不捨天報下告人  
間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生  
希有心復自念言無始生死三界流轉不得解脫善  
惡二業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徃五臺山志求大聖垂  
慈引接乃與親妹尼立願今誓以元和四年届山巡  
禮徧遊五頂觀種種化現後至華嚴寺西化三泉院  
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謂法空曰汝宜住此修行父證  
勝果言訖遂隱法空知大聖告諭乃悲泣雨淚久之  
方自悔責惡業罪障志願滅除即依此願別結草庵

尼策勵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身所著衣今第子志迨常住施大眾用乃集衆取別  
人問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此來蒙大聖告語止都示妙法蓮華四字聞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衆各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衆遂荼毘收得舍利千餘粒四衆分之以充供養取

宋僧所覩靈異二十一

釋淨業姓孟氏代州五臺縣人也幼而剛毅神俊不群初年十三依五臺山真容院遁悟大師為師事師服勞特出倫類每詣太原行化山門供養貧具靡不悉備偽主劉氏深所崇仰乃賜紫衣加號廣慧大師

至天會十一年衆請充山門都監尋屬 宋太宗皇帝戒輶親征克平晉邑師喜遇真主乃率領僧徒詣行宮修觀陳其誠款遂進山門聖境圖并五龍王圖帝遽令展之御座前忽大雷震天無片雲駁雨雷注帝大駭曰是何祥也師對曰五臺龍王來朝 陛下令二龍相見當喜故也雷雨若是 帝大悅即命收圖謂師曰候朕師旅還京之日別陳供養乃賜命服改號崇教大師仍擢為臺山僧正應闡山劉氏所賜衣師號並改僞徒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勾寢疾而終春秋五十九僧臘三十九

釋齊諫俗姓劉氏雲州人也風格神俊出乎人表志

輕軒冕性樂林泉雖親出家於五臺禮真容院僧說  
大師繼顯為師厥後師既去世葬禮云畢趺頭內興  
欲崇佛事乃於樓觀谷內東北有泉名曰鹿泉泉側  
不遠結蘆誦經勵精勤苦晨夕忘倦一日忽夢老叟  
告曰尔不須獨善可崇大事兼於此地大有因緣吾  
贊尔力言訖而寤內自惟曰斯必聖賢相誓於此處  
建大伽藍異日難裝之北地繡化北朝寧王與夫人  
先夢見師化緣修造及師違境一見如舊既符先夢  
大氏金弊暨迺本山募工修建復詣太原謁偽主劉  
氏亦蒙厚賚寺號曰白鹿之寺宋太宗討平晉地  
師乃躬詣行宮請見上問臺山興建之由師奏對

稱旨又蒙恩賜甚厚尋賜額號太平興國之寺師之  
感召大槩如此至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以疾  
而終春秋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九影塔具在

祥符中有兩浙僧失其州郡名氏未禮大聖登東臺  
頂忽遇一院樓臺壯麗殿宇嚴潔僧遂入院前後殿  
宇像設鮮輝釋梵龍王儼然相對其僧遍詣參見主  
僧叙接言笑宛如素处迎畢語臨出院巡遣僧初無  
駭異及出了無所見僧方悟化現始驚歎之遂離臺  
頂西行下山過真容院安止畢禮謁前後殿宇主事  
諸僧一如東臺所見了然無異僧乃禮謁臺山境界  
讚歎不思議事遂向院僧且陳所見無不歎嗟

淳化中有揚州僧忘其法名身服疎布齊戒嚴謹嘗  
齋五百副鉢大小相盛副各五事入山普施虔禮大  
聖至真容院安止因齊設日均散威畢後有施主詣  
北浴室院設浴磬請閻山賢聖下暨緇素一無棟別  
其僧齊畢先詣溫浴有三五僧偕行澡浴既至浴所  
揚州僧率先解衣褰簾而入忽見端正婦人就水洗  
浴僧狼狽而出衆詢其故僧具說所見人或不信之  
者入室驗之果無所觀

至道中有僧道海姓楊氏代群土人也受業真容  
院亦達施主設浴齋罷遽自詣浴所尚無一僧入院  
浴海解衣而入忽見滿堂衆僧揮洗略無識者觀

此僧入一時俱出海心雖疑未測凡聖遽出視之間無人矣集德者曰大凡施主設浴必豫供養聖賢後乃凡庶清旦賢聖臨降凡庶慎勿先就一則觸犯聖賢自胎伊咎二即滅施福徒設劬勞斯亦聖人垂警凡百君子得無念焉

華嚴店昔有簾者名馬秋而家貧以財生自活嘗至東臺東臺東十餘里有古寺基人傳云是古華嚴寺也秋而至此見一巨石其砥如按下有光明心甚疑之乃呼數人舉石視之倏見佛經數十部遂取一卷啓之開視字皆金色光奪人目秋而輦皆山野憲愚不以為異既歸告語其事有人傳達於真容院主僧

寃冤聞驚喜非常遠召門人弟子五七人賈供具遍  
往求之既至其地了無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悵  
恨久之遂焚香歎息而歸

代郡唐林縣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離城邑人呼姑  
姑長髮尼全頭施行長物不畜單衣被身冬寒夏暑  
不以為苦坊市巷陌隨處而眠悠悠之徒寔卧能測  
五臺百二十所寺無不曾過夏月巡臺則到處人是  
同行共語坐在丘蕪可歎俗塵憎惡色欲後不知所  
終故西域婆訥豆菩薩傳云此世界有一億菩薩住  
持往來化物示說不靈前傳數云凡聖混居得不信  
哉後之來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賣戒哉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數歲出家依真容  
院法恩大師為弟子每誦法華孔雀金剛般若等經  
以為常務師素有息責之疾結塊如石每一發動痛  
不可忍幾將不救忽見青衣婦人至卧榻前立問其  
疾之所由師以寢告婦人乃以手觸塊曰師欲愈否  
答曰甚適所願即以物如絲綾纏其塊而拔去之尋  
即痊愈方欲起謝遽失所在遂向隣僧說之僧具頂  
禮後每思之未嘗不感歎聖賢教護之力厥後日益  
康強年八十有五方壽終焉

靈異藥木二十二

華嚴寺東北有樓觀谷谷內有金剛窟谷口昔傳有

鳳栖藥次西有十二因綠藥與鳳栖藥相近在金剛  
窟側一身廻出一十二枝高踰百尺昔有古德於藥  
下修十二因緣觀遂以為名入谷一二里有白水池  
色如酥酪味如甘露人飲其水肌膚潤澤若常服  
令人難老東臺西有王子造論碑文字尚存人有司  
空都督見佛碑列者知焉今年祀寔遠廢毀不覩良  
可歎哉

華嚴寺東橫河側有一擬藥松身柏葉橫枝到地幹  
溝凌雲古昔相傳名四藥枝葉四垂合圍成蔭有  
衆明堂八窟而闔中心一捶向上百重上圍不可方  
謂奇異雨雪不透風日不穿巡臺之人同到藥下可

容數百常有僧來止其蘿下為衆宣回真諦法悟入者衆時群鳥來至其處飛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鳥如佛在日有鸕鷀於佛前聆四諦法而得生天此亦應尔因謂之四諦藥瑞鳥靈禽遊集栖宿蘿既靈異僧亦非凡

大聖文殊師古今讚頌二十三

文殊像讚

并序

晉支

道林

撰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邈何若虛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庶人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

其淵致者必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及難  
攀之劫功高積塵悠悠越曠馬可謂諸略叙其統  
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胄尊号法王無上之心光於  
獨悟發中之感無不曰也近一遇正覺而靈殊內映  
玄景未移遂超發道位於是深根永攝於中壤徐異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意風俱有三達之明與日  
月並輝具肺而微故已切併法身矣若乃天機持運  
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客會以不迹為影跡斯其所以  
動不離寂而弥綸宇宙倏無當境而名冠遊方者也  
世尊興出乃授蹕遊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  
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玄音曇曠對明洲

極輒暢法深言道狀開士故諸佛美其稱躰絕塵俗  
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夫和以挺祚吸坤氣而為  
靈舒重霄以迺蕪此德音而流響亦孰能與於此哉  
時欲搖蕩群生之性宅玄宗而獨至開宏基於一貴  
廓恆沙而為宇若然而不說文殊之風則未逢無窮  
之量長笑於太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  
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  
之喪涼懼風日之潛損遂共長表容之金石繼以文  
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滅百  
年有轉輪王王聞淳提號曰阿育仰窺遺軌礙而像  
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

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干民聽合全悟時信有  
自來矣意以為接頤尊之運寔由宜維之功通天眷  
否之俗固非一理所私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絲  
紐特絕之繙引豪心以標位乃遠謨良匠像天所像  
感来自表不覺忻然同詠為之讚曰

眇眇童真 弱齡啓蒙 舍英吐秀 登玄履峰  
神以道王 躯以冲通 漫化遊方 乃輒高縱  
流光遺耿 爰暨茲邦 思對淵匠 靖一惟恭  
聖襟絕代 落落塵封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 畫化實悠長 昔為龍種覺

今則夢遊方 悄懾乘神浪 高步維摩鄉

擢此希夷質 跋彼虛開堂 觸類興清遣

目擊洞薰忘 梵釋敘嘉會 闡邢納流芳

文殊像讚

寂晉安 撰

大殊洞安 式昭厥聲 徒玄發暉 癸道懷英

琅琅三達 如日之明 壽壽神通 在變伊形

將廓恒妙 陶鑄辟生 真風幽暖 千祀弥靈

思媚招宗 審言祗誠 絶慶孤棲 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秘書丞郊 濟川 撰

釋尊降世 說法度人 大聖文殊

示菩薩身

佛不砬化 顯道能仁 金口宣言

證號注昔

龍種上尊 摩尼寶積 普化色身 未來當得  
斐林戒景 衆聖韜光 我大導師 倉它清涼  
五百仙俱 講道為常 波利遠歸 無著願見  
或授秘語 或覩神變 為接有情 不捨方便  
我曾供養 今復親依 瞻仰真像 若覩靈蹕  
俗緣未斷 善念常歸 我對金容 當發大誓  
運菩提心 廣度一切 近侍吉祥 億生万世

續遺

前代州晉內僧正勝行大德沙門明崇 撰

安州人張氏崇信三寶純厚人也元豐甲子來遊此山以錢百萬奉曼殊室利每日三時必來開殿辦香

奈耶果情貞如肅守殿者以其誠懇不以為勞一日  
遍遊諸臺 西臺之頂焚香次忽聞異香久而莫測  
既而仰視空中乃見天花百千万朵青黃朱紫衆彩  
畢具纏紛亂墜甫齊人頭觀者數百人人欲取之即  
騰起一朵獨落張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狀晚還真容  
院僧俗覩之歎未曾有主僧懇求菩薩前供養公曰  
菩薩授我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薩之惠也況仙施聖  
卉乎主僧亦不敢奪其志清朝下山親捧其花常有  
圓光丈許隨身送者踰數十里不能捨歎異而歸  
德州市尹王在家其發富元祐庚午仲夏挈妻僕游  
臺山晚宿真容院是日彈指盡衣詣文殊像既而曉

觀微有不穢之身出聲就館知客僧省彥求謁與在  
語曰山僧住此僅四十餘年所接衆多今日君拜謁  
之禮但有初謹後忘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言  
曰在此一來出於過聽謂有肉身菩薩故不遠千里  
而來今觀之乃一泥塊耳反思跋涉之芳寧不爲苦  
彥曰是何言歟昔大聖於此憩臺屢見瑞相安生親  
塑意有所疑祈而復現七十有二故唐睿宗以真  
容目爲院額公何言之易也具此山龍神守護或若  
以怒公身竄之無地也在曰豈一龍焉能禍我乎彥  
曰君此一來輕侮像臭痛斥龍神第恐禍生不測可  
速悔過不然公之身必碎於龍神之爪牙矣在意不

後三日遊東臺與衆百餘人宿於臺頂化現堂南及夜半大雷忽發若天拆地裂當之壁已為穴火燭隨八俄頃火從穴出在之身已碎矣其僕孝存借寺家綿衣一件以禦寒裏外衣並燒損唯中間借物在焉其妻僕火其骨而下山聞者靡不歎異是夕有滄州尼海俊同宿化現堂日已曛暮有叟語曰弊居不遠敢邀師一訪兼就晨粥尼應命至一石洞叟遂失所在清朝復化現堂知在之禍免其驚懼究其所寓石室乃那延洞也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為僧之上首昔政和改元首夏與緇素千人同遊臺山令僧正通義大德明憚時充

知客謂通曰梵仙山五龍時復出現可一觀焉惠通  
因與其徒二三子同遊至山復逢同至者因詢之曰  
山有神龍子見之乎同志曰見遍問其狀若何曰如  
蛇通曰正是真龍猶爲畜類况蟒蛇乎乃還所寓之  
舍俄湏通覺腰間有物如蛇而如瓜角漸束其腹甚  
緊苦痛不可忍起而復倒者兩同志者走報主僧述  
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曰我以傲慢龍神得罪  
聞山中有照菩薩為我懺悔會熙公隨漕使陳公知  
存遊與國寺主僧亦懼不可測就命菩薩殿主洪辯  
大師溫最作法懺悔通罄捨衣盂悔過少頃苦方息  
陳公聞之亦相與歎異

書生李果者中山相如里人也昔與右丞王公安中  
同筆硯其第即修大華嚴寺功德主真熙也代州守  
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姪從其學政和元年至山與  
士大夫時復燕樂一日到寺王天民都巡陳去捕盜  
伏牀乃命先生游梵仙山至東巖祈於龍神祠下少  
頃二龍出於石間一為金色一為辨青諸公焚香設  
拜以笏招之金色者緣笏而上脊若有所覩者諸人  
之意加勤獨先生以杖觸之曰此乃怪蛇異物何足  
貴哉言未竟有物如神仆先生於地衆咸惶駭俄又  
擲於巖下高數百尺先生既死其第熙以禮葬之是  
夕兩電大作雷電晦暝先生之屍暴露於外因火之

而葬焉

那羅延洞者在東臺東側洞門向東深二丈於迤邐  
隘窄如蚪許大游禮者至此既不能進往往但以手  
捫探或秉燭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  
測時有冷風拂面傳云此洞與金剛窟皆大聖之所  
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姓  
與僧宗新同遊臺山心真容院瞻禮真像一日登  
東臺頂會代群趙公康弼與都巡檢薰涼等諸官并  
山門上首僧慈化大師真熙一百餘人俱至求觀光  
景已而遊是洞趙公寺遍入觀覽唯邵武僧佇立洞  
外其一官戲之曰師何不入之則無礙矣其僧乃

指趙公慈化宗新曰珍重珍重遂趨步而進至隘窄處則褰衣偃位而入略無阻礙如行空室舉衆驚愕謠譟不已莫測其由宗新呼之數番杳無聲跡既移時不出宗新謂衆曰吾與彼僧同行數旬竟不知其為聖賢也因慟哭眾怨衆亦泣下趙公表其遺物宗祈視之得竹笠一頂蒸餅數枚尋有平隘寨官張仲古作詩美之以呈趙公云南僧遠禮五臺山去入那羅洞不還自古趙公傳佛子今留笠子在人間今詩碑猶在其笠子亦尚存覽始信清涼究竟龍蛇混跡凡聖同君不為虛矣

朔州慈勇大師未詳受業名氏其道行博識遐迩欽

伏天會壬子季復遊臺山與其徒史法師等百餘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絕厚人也一日遊大華嚴寺忽於寺側見祥雲自東而來五彩畢具又於雲中硯文殊大聖處萬萬座據後祝之上及善財前導于真為御岐離後從暨龍母五龍王寺執珪而朝自餘歲嘗博帝奇相異服千狀万態而能盡識大聖自降手舉衣帶搖曳第不聞其聖語迤邐自西而去觀者千餘人四衆歡喜歎未曾有當是時也真容院遇迺祿之餘始欲興復由斯祥瑞四方擅信輒湊施財施力者唯恐後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切劘土現身非徒設也

僧永洲者晉陽祁人也姓王氏天眷末來游五臺遍觀聖跡寓真容院仰慕睭境久而忘歸一日衆集擇菜忽視衆人面衣服盡作金色覺神情驚駭欲言之恐人疑怪唯自慶幸始悟臺山之衆皆是菩薩悉屬金色界中人也後聞長興大禪師以人天眼目提根於雲中乃往趨法度展師資之禮果有所得因衆音請話及臺山所見事跡鴈門圓果寺僧普安能會其事也

廣清涼傳卷下

音釋

箋

則前  
切饋

饋位

昉在

昉切

綽切

切

滙

音  
正

扶

音  
策

破

音  
策

蔚

音  
才

責

音  
才

力代

音  
代

擢

音  
代

端

音  
市

亹

元  
正

曉

許云  
曉

憚

切  
憚

褰

音  
褰

縛

音  
縛

說

音  
說

悅

音  
悅

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來衆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密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馬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成法祥光以竦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凝議者何其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林弘化之人洎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  
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覩編次成帙慧祥始為清涼  
傳二卷延一復為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為續  
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  
作為詩頌贊偈附名傳未星聯珠貫繫然具錦之文  
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肆詣靈函目瞻聖  
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  
護之益未易可述偶回祿之構災致龍文之俱燼不  
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疏以酒官視局  
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日主僧願捐橐金以助緣僧  
正明淨諸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刀

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倣工鏤板告  
成有曰趙因造門囑余為序以符其首明淨與前提  
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為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  
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  
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貶佛以  
眩衆故為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豈姚孝錫序

善誼

保定府永寧寺住持宗延 首座宗綸 同助緣

比丘法浩 祖泉 永政 恭亮 善綸 善果 正壽

正清 正欽 福德 正喜 正泰

比丘尼悟喜 覓圓 祖興 祖志 淚訪 智順 悟能  
善能

續清涼傳卷上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英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為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邵林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師并間乎後五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林中曰前夢以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邵十一月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會天寒冰雪封途一宿遂出山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群盜未獲以職事督捕盡室齋戒未遊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清涼山清涼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注歲崔提舉嘗

於此見南臺金槁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子何人哉既抵金閣日暮夕山林漠然無寸靄僧正省奇來謁即三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白雲縵密如敷白艷省奇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光相商英易公裳燃香再拜一拜未起已見金槁及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日之射雲成色既而暝黑山前霞光三道直起則所疑蓋然自先矣癸卯至真容院止於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比浴室之後則文殊所化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足跡堂也知客誓曰此處亦有聖燈舊有林僧請之飛現攔杆之上商英遂稽首

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成初北山有大火炬誓  
言聖燈也瞻拜之次又現一燈良久東童龍山羅睺  
殿左右各現一燈俗室之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  
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  
也因念曰童寺僧遣人設一大炬以見歎邪是時誓  
已宴即遣使王班借職奉願排門詰問誓答曰山有  
亟虎彼處無人行亦無人居商英疑不能決又覩燈  
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  
木即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  
境殊勝非穢見聞凡夫識界有所限隔若非凡人間燈  
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

臺而上放大光明渐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喙嘴  
圓大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冰雪即啓曰疑小已斷  
言已復歸本處光滿漢上秦恩等自倚見之如金色  
身曲屈而上妻挈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領而紫袍者  
螺髻而結跏趺者伏劔者戴角者老僧曰此金毛飛  
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  
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甲辰至東  
臺五色祥雲現有白圓光從地踢起如車輪百衲商  
英以偈譜曰雲貼西山日出東一輪明相現雲中修  
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相次大風雲霧奔  
蒸如欲傾崖裂座主臺僧曰巡檢下兵邇持肉燒煮

不可禁頸乘日屏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甲沉弊于  
北臺晚体于中臺大風不心四山昏晦誓守失色臺  
廁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携家屬祈禮所與俱者誓  
臺住二人指使蒼頭虞侯二人茶酒二人北陟數步  
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即布  
碧琉璃世界現万菩薩隊仗寶幢寶殿寶山寶林寶  
幢寶蓋寶臺寶座天王羅漢師子香燭森羅布護不  
可名狀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  
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  
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相願  
假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矣潛有隨至竊窺

者矣日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愈此處  
有何人燒火愈以問誓誓以問臺主臺主曰彼頑崖  
巨石且大風鼓山何火何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  
現今燈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汎邊安撫  
郭宗顏遣人馳東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曰見  
曰為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  
東於是再拜敬請願現戒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  
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  
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  
遠則光竝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椀內貯火珠  
明潤一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于時臺上之人生希

有想慙懃再請連珠復至夜漏持人寒凍徹骨拜辭  
下山東燈即沒二燈漸暗商英曰菴已奉辭瞻仰之  
心何時暫釋發是悟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  
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  
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見殊勝如此今日當  
往西臺菩薩豈遠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  
沉幣已所見如初心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寺與  
壽寧寺還真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  
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  
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  
揆其聞而知之亦若商英曰鄉之傳聞也是夕清輝

閣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遣人白郭昊等五人同觀  
浴室後之松上忽現群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額再拜  
頃之光隱衆散羅睺駁側現大白光如流星准浴室  
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昊案東寨  
張之才還比天色亦大昏羅商英與陳聿及與善監  
鎮曹諦晚登梵仙山曹諦曰詐夕聞金燈見竊於公  
宇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諦曰在空中聿  
扣頭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漢上君自下  
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  
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  
西南隅天色鮮廓慶雲網縕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

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願現隊伏使二人者十見言說歛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去駕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僊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為我復現抽扃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左於松稍合為一燈光明照耀冉冉由東叢而南行泊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是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一時同見商英即發願言我

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者願益見希奇之相  
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四商英觀是事已發大誓願  
期盡此形學無邊佛法所有邪淫殺生安語倒見及  
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鑒護  
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焰前昂後轉騰空至前爾時  
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曇足迹殿見其  
星宇樓弊念欲它日完之其夜足迹殿所見燈尤異  
即以錢三万付僧正奇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  
企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閱碑中所載  
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真丈夫哉  
以偈贊曰聖凡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

西天無着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已夕寺前度雲見  
紫潤成華問全曰此寺頗有靈迹否何因何緣現此  
瑞氣全曰聞皇祐中嘗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  
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散請嶺中果見銀燈一巔  
見金燈二旦比之真容院所見少差甘己酉至秘  
慶函未至之十里自臺有白氣一道直貫函頭函前  
見文殊騎師子既至函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  
州圓果院僧繼拈結廬於山之陽閱大藏經不下山  
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山之文頗有見否拈曰三  
年前函上門開有褐衣黃衣僧三人倚門而立  
久之復閉又崖間有聖燈括聞而未之見也拈乃曰

天色若此豈貧道住庵無狀致公空來空去乎雖然  
願得一篇以耀愚光遂拂壁寫一偈云閻盡龍宮五百  
函三年不下秘夢蟲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來  
鵠臭衫寫偈已出庵堂見出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  
目菩薩乘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英曰今夕大有勝  
事必不空來也蟲崖百仞嵯峨壁立率妻孥東向望  
崖再拜敬請遠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而  
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聞峯家歡呼人人背仰首  
見之誼譁盈庭九七現而隱處請累刻崖面如漆用  
曰聖境獨為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人空用  
來白曰左右騷矣可再請也商英更衣俯伏處於初

請忽於崖左見寺身白光菩薩立於光中如是三現  
商英得未曾有即發大誓願如前又唱言曰我若於  
往昔真是菩薩中眷屬者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  
大金燈照耀崖古商英又唱曰若菩薩以像季之法  
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示現言訖放兩道光如閔  
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林於是十寺主僧及  
其徒衆確請曰謹按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  
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  
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万人俱常為說法即我  
山中衆聖遊至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後魏  
北齊隋唐至十五代已前歷朝興建有侈無陋我太

宗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稅厥後西朝亦罔不先志之承比因邊倅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為土丘所有開畬斬伐弊露龍神之窟宅我寺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乞匄散之四方則我師文殊之教不久磨滅今公於我師有大因緣見是布有之相公當為文若記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之人以承菩薩所以付鶴之意商英曰謹謝大眾難哉言乎人之所以為人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體之於觸意之於法不出是六者而已今乃師之書曰色而非色也聲而非聲也香而非香也味而非味也觸而非觸也法而非法也離絕乎世間所謂

見聞覺知則終身周旋不出乎人間世者不以為妙  
則恠矣且無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及後世  
邪已而郭宗顏吳君備以書來言曰僕公之力獲觀  
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宜有紀述以信  
後人商英三思曰以聖語允以密語宣以妙語龐以  
智語愚以真語妄以通語塞以明語暗以洪語纖以  
眇域不相知分劑不相及辟之阿脩羅王手擗須弥  
山而蠻蠻不能牽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  
鷦鷯不能飛尋丈商英非不頌言懼言之無益也或  
曰若嘗知唐之釋法照乎大曆中入化竹林寺慮生  
疑謗不敢妄傳忽見一神僧曰汝所見者臺灣境界

何不實記普示衆生作大利益今君欲避疑偽乎作  
利益乎傳百而信一則傳千而信實傳萬而信百矣  
百人信之一人行之猶足以破邪宗扶正法況百人  
能行之乎商英曰善哉喻乎吾一語涉妄百千億劫  
倫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清涼傳後又述

清涼山賦并詩附之卷末云莫緣駛用

夫清涼山者大唐東北燕趙西南山名紫府地號清  
涼乃菩薩修行之地是龍神久住之鄉冬觀五頂如  
銀夏觀千峰似錦寃文殊之窟宅號衆聖之園林鐘  
磬響碧嶂之間樓臺鑲白雲之內常人遊禮解脫忘  
軀禪客登臨群魔頓息此乃不離聖境有十二區之

大寺乃號百處之名藍時逢春夏亂花攢就極樂天  
宮每遇秋冬松影排成甃率內院八池霧罩九洞雲  
遮瑞草靈苗惆悵吉祥奴理難窮文殊現老相之中  
羅喉化嬰孩之內閑僧貧道多歲五百龍王病患殘  
舛每隱十千菩薩歌樓茶店恒轉回諦法輪酒肆唇  
沾普現色身三昧飛蠅蠻皆談解脫之門走歎熊  
羆盡演無生之法今覩諸方遊禮遐迩友朋若到清  
涼境內莫生容易之心此乃識則不見見則不識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者矣

東臺

迢迢雲水涉峰巒漸覺天低宇宙寬東北分明覩大  
秦西南咫尺望長安圓光化況珠千顆繯日初昇火

一團風雨每從嵒下起那羅洞裏有龍潛

南臺

迢迢策杖上南臺北望清涼眼豁開一片煙霞籠紫府萬年松徑鎖蒼苔人遊靈境涉溪去我訪真容踏頂來前後三二知者少衲僧到此甚徘徊

西臺

寶臺高峻足穿蒼獅子遺蹤八水傍五色雲中遊上界九重天外看西方三時雨洒龍宮冷一夜風飄月桂香土石尚能消罪障何勞菩薩放神光

北臺

北臺高峻碧崔嵬多少遊人到便迴怕見目前生地獄愁聞耳畔發風雷七星每夜霄峰頂六出長年積澗盃若遇黑龍靈慄者人間心念自然灰

中臺

中臺岌岌冢堪觀四面林峰擁翠巒万壑松聲心地

嚮數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闊漠漠黃沙西北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總詩五頂嵯峨接太虛能中偏稱我師居毒龍池畔雲生慄猛虎函前客路疎冰雪滿山銀點綴杳花徧地錦鋪舒展開座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

右題古井淨明塔律詩一首

月滿汾川寶鐸寒誰來此地葬金棺育王得道行室  
際尊者飛光出指端天上凝雲常覆定人間劫火漫  
燒殘三千世界無留跡聊向閻浮示涅槃

續清涼傳卷上

比丘尼淨善 善圓 德玉 善聰 善喜 真泰 張葉

續清涼傳下

傳既成遣人以錦囊盛一本齋疏一通以八月二十八日至真容院文殊前表明疏文曰近者親詣峯山獲瞻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虛空寶爐熒煌於嵒谷門僧祇之隊仗不可說之聖賢大風昏霾含彰瑞相赤壁峭絕更示真身商英直以見聞述成記傳庶流通於沙界或誘掖於信心使知我清涼寶山眷屬万人之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居和梵宇以贊明冀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衆八十餘人讀疏訖菩薩殿內忽現金燈四十餘盞商英思有以歸奉者即自塑泥像以十一月出接民兵

八日齋像於菩薩前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  
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  
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我是以捨體歸依  
雨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覺城東  
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十刹土纏綿於十二  
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剎那之方便開無始之  
光明掃俗垢之已深恐慢憧之猶在託之土偶明此  
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  
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  
足於妙峰山頂寶辯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之身  
更顯希奇之作讀文訖殿內現金燈三其日大雪雪

止之後五色祥雲遍空其夕清輝閣前羅睺殿左右現金燈十四黃嵬嶺上現大白光三翌日五色雲自辰及申盤繞不散至夜雪作商英祝曰昨日銀燈光焰微細與六七月所見不侔豈商英黑業所招抑聖賢變化亦有春夏秋冬之異常聞諸佛諸大菩薩身光幣映魔宮猶如聚星若隨時小大則一大藏教乃是虛言於是閣前雪中現向所見大金光三商英即踊躍拜辭曰大雪現燈非所求也命開菩薩殿取續書所見於後既開殿愛慕不能自己又祝曰待罪本路儻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願更一瞻光相滿願而去良久於閣前再見大金光四明年夏六月

以并亢旱詣山祈求雨澤因安奉羅朕菩薩聖像已  
已平旦至中天閣東南林麓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  
起鮮明奪目移時乃僊日昧登清涼山有五色異氣  
為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真容院具威儀迎所安  
羅朕像比及寺門而報者曰殿中燈且現矣既謁菩  
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尔明朗主燄僧曰此燄燄  
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莫能辨今爛若此  
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洎羅朕殿左右現十餘大金燈  
往來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未詣菩薩前白  
言華嚴經中世尊八處放光表法此光若是法性本  
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不疑若是諸佛果德

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頽爲示現於是頂上寶蓋忽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襟領間如意間各於寶光燁燁閃動又於殿前金蓮花葉燈炳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轂呼震動繼以悲淚各各歎言無始以來罪戾深重請從今曰改往修來戊申詣中臺日將暝四山青黑忽有異氣橫跨北臺山如爛銀刻劃長十丈衆呼曰銀橋現商英曰非也此殆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蹻者也俄而現寶燈一分而爲二時有遊僧十數人已歸臺屋止宿呼而視之衆僧叩頭念佛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各各詣觀良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吾去

年所書如東方心宿宣妄語邪已酉太原僉判錢景  
山及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邵壠來會於東臺而商  
英已還真容院即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  
臺見圓光攝身光矣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  
祈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  
亥往秘慶嵒未至嵒之三里直光現既至嵒而廬舍  
那佛面門放光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  
五壬子出嵒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  
雲氣不假日光亘空黃潤如真金色嗚呼當慶出生  
當慶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行  
也既以旱祈雨在山三擣三應但湏臾即霽癸丑還

至代州大雨弥日將槁之苗變爲豐歲商英即以其  
事奏聞其畧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  
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寶焰殊形  
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  
共瞻觀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稱覆數  
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嘆及其歸也木麻喬  
叢青綠生動村落謳歌指俟大稔此蓋朝廷有道眾  
聖垂佑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名山異境其應如響  
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庄太宗皇帝平晉之  
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謗昧朝廷其地爲  
山荒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餘頃招置弓箭手一百餘

戶因此逐寺詞訟不息僧徒分散寺宇頽摧臣累見  
狀乞給還終未蒙省察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  
致語之事彼化人者豈規以土田得失爲成與虧但  
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取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  
欲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即乞檢  
會累奏早賜施行雖然如是彼大士以十方三界爲  
一昆盧遮那座體而商英區區以數百頃田浼之其  
志趣狹劣不亦悲乎

附傳 繢傳既行信而遊者發於誠心靡不感應四  
年二月本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劉友端於羅  
睂殿前雪中祈見金燈一分而爲三躍而上者一五

月末轉運司勾當公事傅君俞於中臺祈見圓光五  
攝身光一清輝閣前兩中飛金燈一經略司惟備差  
遣潘環於清輝閣前松林中祈見白光三道直起万  
菩薩隊仗羅列金色師子遊戲奮迅金殿一圓光三  
圓光中現佛頭如地踊狀一菩薩騎師子一白衣觀  
音一金橋三銀燈一而往來者八金燈三而明滅者  
十五環自以三世奉羅漢一生以醫術濟人而未覩  
羅漢藥王相狀默有所禱行至金閣空中現大金缸  
一上有羅漢數百行者立者禮拜者又行至底頭見  
白雲西來藥王菩薩立於雲端方冠大袖皂條皂履  
凡環之所見獨多旦異不可具紀六月末僧溫約自

京來施金欄銀梁及齋內中香來監鎮曹諱晨至菩  
薩殿塔香之際殿前長明燈上忽吐大金光如車輪  
飛照殿中經畧司勾當公事李毅侍其母魏及陽曲  
縣尉江法之母王氏遊析見圓光攝身光直光金燈  
毅以書來言曰今日乃知續傳非虛也資改殿學士  
知河南府李清臣聞之曰文殊與釋迦文異名一體  
雖已爲古佛其實毒敵天地示跡垂化尚爾老婆心  
龍圖閣學士本路經畧安撫使曾布曰布昔移師廣  
東遊廬山天池登文殊臺大風振林木昏霞咫尺不  
辨道路燈燭火炬俱滅而下視莽蒼中金燈四出或  
遠或近或大或小或隱或現會夜分疲寢所見蓋有

宋畫者然大風所不能摧瓦礬所不能掩非大光明  
無量神力不可思議其熾能若是乎顧言之難信不  
敢紀以示人及觀天覺境清涼傳則布之聞見未足  
恆也或謁商英曰外道波旬大力神鬼山嶺木魅皆  
能爲光爲恆子何信之篤耶答曰爾誠謂光怪或道  
果妄或見試之或正法將勝出而障之今吾與諸人  
目視决未有以致光惰者夫何疑哉

元祐庚午瓘守祁陽時提刑張公行部過郡以所續  
五臺清涼傳記出示於瓘乃張公前領憲河東日紀  
五臺山文殊菩薩化現之事殊勝奇異寔耳所未聞  
目所未覩瓘閱之再三恨未得其便以曉禮聖竟然

渠渠慙愧之心未忘於寤寐也一夢高塔前數株永曇  
拜禮傳呼著蘿出現確知從而瞻望久之既覺則以  
謂精神思慮所致默且記識兵歲五月忽誤恩統移  
副總之仕偶僚友相告曰夏暑長途可畏白雲自澗  
底湧出直上者奇曰此祥雲也曉山如銀屏壁立不  
動須臾見圓光四最後現掛身光一環如牛輪五色  
煥爛無可比擬者不假雲氣不假日光見放墮石之  
上相去目前無數尺之地自見已身皆影於光相之  
內移刻方散僧衆咸相謂曰見圓光於雲中疑菩薩  
禮若盤石之上只尺之間從來未之見也共覩者百  
餘衆莫不叩頭作禮起敬信心讚歎其至誠感應如

此少頃雲散霧合繼之微雨遂興衆下臺逼以之官  
異日出山瓘以自信之萬不復語諸人以瓘今日所  
覩光相信乎昔日張公所見聖像殊勝寢光寧誠豈  
妄語哉瓘遂作書以告其事於張公公答書云先自  
得公書欲遊臺山出於至誠必知有所見始知古人  
無量劫修行因果不昧豈可與尋俗道也繪傳後可  
序述而所見并詩於後不以誘人要與天下人生信  
心此受佛記荅之意也瓘故書之後之覽者以予言  
是耶非耶噫待信者而後信之予言固無妄矣

補系云諸佛出世乃垂相化感十方普應興悲施  
神變普攝萬類悲心太切捨願弘深凡聖同居龍

蛇退住其端應以無窮故筆舌而何能盡矧復寶  
山開皇迄前唐宋已後殆於今時先賢後聖士夫  
高流莫不遊覽觀斯勝境慨然與心所以集傳記  
篇賦詩讚頌極不可勝數今猥督本山耆彥一代  
寺院勅賜廣綠寺僧綱司僧綱道海閱微披閱  
傳記前後中間內失四板有缺頭尾仍及全篇謹  
命華嚴寺住山祥公瑞雲等博覽時古傳記  
內檢討原失文節据拾補注輒於續傳內特命雲  
居僧圓妙筆受幸清涼極拂雲寺住山大方助資  
命工刊梓流行庶不失神功瑞應之云耳

奉議郎宋尚書刑部員外郎措置倉計河東路財用

錢蓋一心歸命敬白

大慈大悲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伏念蓋幸生人世忻遇好時得男子身六根完具偶緣世賞獲齒仕途愧無補於事照徒自盈於過惡而況經無量劫造罪等恒河沙自非夙荷於覺慈豈免永沉於異趣用是久虔一念願至五峯澡雪其心懺揚其咎今者幸緣將命恭叩靈場瞻

萬德之容儀覩千種之光相宣惟見所未嘗見實亦聞所未嘗聞退顧冥頑真為榮遇既神慶懺謹稽首拜手而說偈言

稽首文殊師昔爲七佛祖嘗發大悲願

廣度諸有情 念彼東北方 是爲清涼境  
龍神五百俱 善屬萬菩薩 設化於此土  
示現無量光 聞者嘆希有 何況目所見  
我於曩劫中 曾種種供養 今復得親近  
瞻覩異於常 念無始劫來 有塵沙數罪  
一獲光明相 釋然盡消滅 又念諸衆生  
與我同體性 乘此勝妙力 異苦愁解脫  
我今永歸依 敬禮發弘誓 究盡未來際  
常居佛會中 一聞微妙音 即證無上道  
十方虛空界 一切諸有情 盡願同我心  
速悟無生忍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八日拜讚